

蕉風

月刊／334期



KDN 0437/81 * ISSN 0126-6608

蕉風月刊

第334期·1981年1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編輯人：姚拓／白堊／梅淑貞
／紫一思／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c.f.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0718. tal: 3373733, 3380696-7

ag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malaya book c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81806, 425764

ipoh book c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m \$1.00 senaskah 定價馬幣一元



蕉風月刊／目錄

封面／水禾田攝影・設計／編輯室

陳瑞 獻畫 04 米活斯像

J. Atlas 著 眉 嬈譯 05 流放詩人

J. Brodsky 著 張媚兒譯 08 時代孤兒詩人

方 沙 10 米活斯速寫

梅淑貞譯 15 邂逅

孟仲季譯 16 禮物・衰微・這麼少・閱讀

不是這樣・窗

淮 遠譯 22 一個貧窮的基督徒望着猶太人區

世界末日的歌

黃美之 26 聽君一席話

邁 克 31 輕描集

梅淑貞 34 晚唐詩（人間集）

黃潤岳 36 六遊尼加拉（閒思錄）

陸永漢 43

素描

劉放 46 守乙的情懷

樂 冰 50 雨

陳鴻洲譯 52 印尼近代文學作品（一）

梅淑貞 62 桃花源

張瑞星 64 石在

黃澤榮 66 或許我們都還沒有回來

宇 禾 68 更真實的音樂

陳欣政 69 雙重的人

冰 點 80 流螢

辛 葉 84 朱雪蕊

洪 泉 90 公園

白 船 100 榴槤巷口的黃昏

陳 栢 明 111 油

辛棄文輯寫 116 風聲

編輯室 118 風訊



米活斯像／陳瑞獻

James Atlas 著

眉 孃譯

流放詩人

向來諾貝爾文學獎的頒佈都令人覺得驚異：瑞典學院好像專喜歡把這個獎頒發給一些除了在他們本國以內此外便藉藉無名的寫作者，不管這些得獎人是如何的「獎有應得」，他們在國際上卻差不多是無人認識。但傑斯華夫·米活斯，雖然不太為人所識，長久以來在詩讀者群中卻享有國際聲譽，特別是去年他那本『冬日之鐘』出版之後，詩人兼評論家里察·侯活譽為那是一個「偉大的歐洲大師」的傑作。因此諾貝爾獎與其說是建立，倒不如說是證實了此種聲譽。

傑斯華夫·米活斯，一九一一年六月卅日出生於當時的威爾那，蘇聯的一部份，居民大部份是波蘭人。他在蘇聯渡過他的童年，父親是當地的土木工程師。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返回故鄉，這時已成為波蘭領土，並已改稱威爾諾（即今日的威爾紐斯，蘇屬立陶宛首都。他在那裏唸完中學和大學。

那個城市擁有一股「歷史的無邪」，他在一篇回憶童年的文章裏這樣寫道：「那是一片滿是森林、湖泊與溪流的土地，隱藏在林木遮天的河谷裏」——在那裏，「沒有人會夢想到

大屠殺或大放逐等事的發生。」他的原生地，詩人以他一貫扭曲的謹慎語調說：「卻交不上甚麼好運。」是的，像米活斯一般親眼目睹本世紀比這更大的蹂躪的詩人，一定不會很多。

他早期的作品一開始便預言了中歐的大屠殺和文化摧毀；他的第一本詩集，出版時他才廿一歲，題目便叫做『時間凍結的詩』。三十年代時他是一群稱為「大災難論者」的領袖（參見『邂逅』一詩，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他的作品，像他一度所形容的，充滿了「卡珊德拉似的預言」。（註：卡珊德拉，善作預言的女神，但不被人相信。）

那些預言都是有跡可尋的；波蘭這個國家，它的邊界已跟隨歷史而改動，而波蘭文學，對保存這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甚至語言，負有十分重要的任務。對波蘭作家而言，歷史是一個集體創傷；「我的時代已過去了，」米活斯先生在『一個自然主義者的日記』裏如此嘆息道：「而我那一代已經失落。」

儘管抱着這種悲觀的看法，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被佔領的華沙成為一名自由戰士，並且目睹這個城市的摧毀。「事件的真實悲劇把想像中的悲劇推向一個角落，」他在『思想囚禁』（一九五三）裏這樣寫道，這篇文章寫的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心態。在文章裏，詩人描述有一刻他發覺自己在門口外徘徊，而機關鎗的子彈呼嘯過街道，射在鵝卵石上，石塊像一隻隻的刺猥般彈跳起來；但他卻從恐怖中得到靈感：「鵝卵石這個視像是無可置疑的真實，而建立在同樣『赤裸裸』經驗的詩，到了人類的幻象面對審判日的那天，仍然可以保存下來。」這個希望處處表現於他的詩裏。

戰爭結束後他加入波蘭的外交服務，派駐華盛頓當文化參贊，然後又被派往巴黎，被委任為掌管文化事務的首席秘書。希特勒戰敗後，社會主義好像已成了唯一的途徑，他在『思想囚禁』裏寫道：「我的深淵是放逐，不幸中的最不幸，因為它意味着貧乏與無所行動。」不過所謂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實施，硬要藝術家們為「革命」服務，才是米活斯最難以忍受的，因為這個限制侵犯了作家的獨特任務：「從他自己的獨立立場看待這個世界。」

一九五一年初他在法國尋求政治庇護。「我已拒絕了這個新信仰，」他在文化自由大會上發表演說，指的是政府在創作方面限定藝術家們跟隨既定的路線，「因為說謊是主要的戒條之一，而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只不過是謊話的另一個代名詞而已。」在巴黎渡過十年後米

活斯先生便在一九六零年抵達美國，十年之後歸化為美國公民；過去的二十年內他都在柏克萊的加州大學擔任斯拉夫語系的客座講師，他的妻子與兩個兒子和他住在一起。

儘管流放生涯是如此困難，米活斯先生所擁有的讀者群倒還不少。『思想囚禁』，被哲學家卡爾·傑斯伯思稱為「一份顯著的歷史文件與最深入的分析」，多年以來已以平裝本出版，而『尊權』（一九五五），一本描寫戰亂波蘭內一群年輕極端份子的小說，贏得了歐洲文學獎。而他也很多產：一篇自傳性的文章『本土王國：詮釋的追尋』發表於一九六八年，一年後又出版了一本有關波蘭文學的史書和一九七三年的『詩選』；還有一本新的『詩選』和一本描寫一名東歐人的童年的小說『伊沙谷』，也訂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出版。

米活斯先生，在校園裏是一個顯眼的人物，他的一個同事如此形容他：「他抬起濃黑的眉毛時使他看來像個魔鬼。」他像是一個神話中的講師，「他在教室裏甚有威嚴，」李奧納·那丹，一名柏克萊修辭學教授同時也是詩人的密友這樣形容他。「他的學生將他看作是那些學問淵博的歐洲人，他的知識是如此逼人而來，你能做的也只有聽的份。他是一名令人目瞪口呆的講師。」

一個把莎士比亞、米爾頓、波特萊爾和艾略特的作品譯成波蘭語的譯者，一名通曉蘇聯文、波蘭文、英文、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學者，米活斯先生渾身散發出，像其他為數不少的移民，他們那種典型的要求甚高的知識份子風範。英國評論家A·阿爾瓦里茲說戰後的波蘭知識份子，是「獨立、卓越、嘲諷、小心、有點傲慢、受苦」的——而米活斯也符合了這畫像。他看起來不像個加利福尼亞人，「在歷史感和由它而引起的悲劇感的驅引下」，他產生了懷舊的情懷。

在『指控者』裏詩人說道：

噢是的，我不會整個死去

將會留下

一條在第十四冊的百科叢書裏的項目

在一百個米勒和米奇老鼠之旁

歷史令他變得謹慎，傑斯華夫·米活斯在無心挿柳柳成蔭的情形之下聲名大熾。

時代孤兒詩人

傑斯華夫·米活斯是本世紀一個真正的孩子，因為他曾經失帖多次。他自己的國家被人侵佔和併吞，他寫作的媒介語國家也被分割，為了保證那個國家的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因此而爆發。第一個國家是立陶宛，第二個便是波蘭；他不住在這兩個地方。戰爭結束三十五年之後，波蘭的獨立活在詩人的聲音裏。在這方面的強度來說，這至少使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

但是詩人的強烈聲音並不是建立在實際的歷史經驗上；通常是來自他自己的預測。米活斯先生的寫詩生涯開始於當時蓬勃歐洲的表現主義時期。今天回顧過去那個時代，會令人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彷彿那時期的藝術已走出它們的框子，投射過這一大片的歐亞大陸，令邊界和山河屈服於它瀕臨死亡的靈象下。當然，米活斯先生曾接受過一般人所稱的典型東歐教育，包括大屠殺在內，他曾在三十年代的詩裏預測這件事的發生。今天他在波蘭如比之受崇敬——受國內其他詩人但不是政府之崇敬——無可置疑的是和他這種先知先覺能力有關。

米活斯先生在戰時和戰後所寫的詩裏面所描寫的荒園，完全是文學創作。消失在那片荒園上的不是不能復活的阿若尼斯（Adonis），而是真真實實的數百萬名國內同胞。加強詩人

對那件悲劇的反應是它喚醒了對整個事件的認識；可以預測的恐怖令人喪失了悲傷的能力。但對米活斯來說，從灰燼中產生出來的詩，生存者內疚的低喃多過對暴行和悲傷的控訴。

米活斯先生詩裏的重要主題之一是人類發覺他沒有能力抓住他的經驗，這是個令人難受的發現；時間隔得越久，他瞭解的機會也就越少。這個醒覺是我們這個世紀的大發現。一個人如果像米活斯先生所說的在「歷史的判決」下獲得倖免，他會對自己的生存覺得內疚。米活斯的詩教導我們如何去應付那種負罪感。他歌頌生命，即使是嚴肅的；發自喉嚨哽咽的讚美比諸優美的詩章更具有說服力。

米活斯的偉大力量是他已瞭解悲劇性語調的必要，而這世紀的悲劇已提供他發出詩人聲音的經驗。

譯者註：本文作者——祖瑟·博羅斯基——是一名流亡蘇聯詩人，在哥倫比亞和紐約大學執教，是東歐文學權威。

米活斯速寫

1 波蘭，首當納粹的蹂躪，然後遭受共黨的壓抑，一個痛苦憂鬱的國家。波蘭現代詩壇的特色，自然然是變風變雅：諷刺。詩人對現實社會予以無情的挖苦和否定。戰後成名的波蘭詩人，我比較喜歡的是許伯特和羅斯羅茲。兩個人戰時都參加過游擊隊，反擊納粹。寫詩，對他們來說，絕對不是浪漫的玩具。羅斯羅茲的『解除重擔』末三行：

他們忘記

現代詩，

是呼吸的爭求。

許伯特則針砭某些詩人像母雞，失去鳥的靈敏與柔美：

那諷刺的歌，硬破喉嚨的禱告，只爲了說不出的滑稽東西：一隻圓、白、有污點的蛋。

他們仍居祖國，戰後地位崇高。把他們推薦轉譯給西方，讓大家認識，是離開波蘭快三十年的米活斯。米活斯獲得八〇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2

在德國與蘇聯之間寫作的波蘭詩人，一如其他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的詩人，傾向於諷刺。米活斯避地海外，引以爲憂。——另一方面，波蘭詩人卻較西歐同行少寫個人，少強調自我。米活斯在企鵝版的『戰後波蘭詩』序說：「是的，我知道人類用諷刺對付邪惡。……可是我們不要忘記，諷刺是矛盾而有時是危險的武器，經常損傷使用它的手。」他擔心年輕詩人會從失望的抗議，墮入虛無，終於全盤否定人的價值。一九七八年他獲得『當代世界文學』主辦，頗受重視的紐斯達文學獎，他的領獎詞起首就指出：「詩的基本貢獻之一，是肯定世上的事物。我這一代和我自己，詩中強烈而明顯的否定，我想起就難過。」詩人胸襟和抱負如此。人類，當然不會絕望。

3

寫作，西西說得好，是熱鬧的遊戲，是寂寞的遊戲。對米活斯而言，自從四十歲離開波蘭，跟政府決裂，就只有寂寞的了。一九六〇年他從巴黎移居美國，在柏克萊任教，成爲東歐文學的權威。這位流放的詩人，一直爲祖國的同行做翻譯和推介，通過他，當然還有他英語的合伙——在他編譯的『戰後波蘭詩』書中，他自言不信任自己次等語言的耳朵，我們可以讀到許伯特等人的作品。而許伯特等人都是後輩，受過他的影響。這種摒棄黨政成見，不偏狹，不浮誇，切實爲祖國文學出力的作風，求諸傳統更深，人才更多的中國，能有幾人？數斯拉夫語的文學理論家，不能漏去米活斯吧。但他畢竟是創作的人，作品在波蘭被禁，只能秘密地流傳。寂寞的遊戲啊。

4

米活斯的創作，層面廣闊，從立陶宛童年的記憶，經過納粹的戰火，中年時脫離共黨，巴黎十年，終於落籍美國加州，每個星期，容許我強分吧，都深刻難忘，在作品裏呈現。由成熟而開花結果的，應是他定居加州，透過各種文類體裁，描述流放的心態。從母體第二次剪斷，卻剪不斷，理還亂；一種不能止血的傷口。不過，他的作品，英譯並不多，連論文、

波蘭文學史及翻譯在內（波蘭詩作近年有更多的專譯，譬如我手頭上的一本許伯特詩選，一九七七年出版，由卡彭特夫婦合譯；米活斯畢竟開譯介風氣之先），八本而已。瑞典皇家學院的審定，以英語為主。這樣的份量是否足夠？是政治的因素？還是，流放，在這時代有普遍的意義，而以米活斯為代表？

5

艾略特說：偉大的詩人在寫他自己的時候，就是在寫他的時代。米活斯把自己的流放，看作這時代的一種社會現象，當自己是一面鏡，觀察和分析。然則，流放竟造就他的文學事業。可是流放久了，成了概念。米活斯坦誠地自供，也警告其他人：「流放的作家，發現不能直接對關心的讀者說話，眼前的讀者卻又經常漠不關心。他逐漸適應流放的社會；而他熟悉的祖國日常生活，由可觸可感漸漸變成理論的認知。他要是仍然處理舊問題，作品就失去經驗的直接性，如果不想自墮於枯乾，就需全盤改變。」米活斯是否偉大，由專家評定好了。艾略特接着修正說：莎士比亞如果依據像樣的哲學寫作，就寫不出像這樣的詩來；他只需表達他那個時代最濃烈的感情……：

6

……文學不能遠離生活，尤其是關心國家民族的詩人，自我放逐之後，既然對居留的社會不感興趣，這就面對一個丹麥王子似的難題，寫呢還是不寫：仍然只寫過去，分明已不真實，而且日漸間接、概念化的經驗？寫形而上的理念，純粹文化上的回歸，就足夠了？我們讀過不少這樣的作品：援引了豐富的典故文獻，以感性的筆調渲染，刻意加添了所謂歷史感，可是一接觸血肉的現實層面，就躲閃吞吐，或者視而不見了。這，當然可以理解為別有隱衷。但這隱衷這傷口，必需硬揭，揭開來，面對和整頓。能否醫治是另一回事，可不能諱疾。不然，這種作品，夢遊而已。

7

米活斯當然不是依從概念寫作。那種只有過去歷史，卻沒有當前人事的作品，夢遊而已。卡爾·耶斯波斯在『星期六評論』中說得好：「米活斯並不像改奉共產黨的人似的寫作，他絲毫沒有為自由而好鬥的狂熱，那種人的姿態、語調和行為都表現出墮落的獨裁主義，他也不像對陣的保皇黨，而政制的倒台及自己的翻身為實利而寫。他說話，彷彿熱情深受正義感和不加渲染的真理推動，他揭露自己，唯有透過對恐怖的分析。……從米活斯這樣的作家，我們看到跟母語世界分割，是抹不掉的苦痛，對自存不斷的疑問。……這種人在精神、道德、人性方面會變成怎樣？這些問題，我們的時代會從米活斯等人的創作獲得答案。」

8

米活斯是波蘭第二代前衛詩人，在詩中探討哲學和歷史；他可是反對形式主義。在『心靈俘虜』一書中，他擔憂來自蘇聯的極權制度，認為詩人當前自有急務，講形式，是捨本逐末。他說：「對每一位當代詩人，波羅的海的難題，比風格韻律及隱喻等問題重要得多。」『獻詩』的第四節，更明確：

詩是甚麼呢如果不能拯救
國家或人民？

政府謊話的共謀，

瞬間被割斷喉嚨的醉漢之歌，

或是大二女生的讀物。

我企求好詩，過去不知曉，

我畢竟發現了，它益世的功效，

唯有這樣，我才獲救。

9

立陶宛，米活斯的誕生地，據他說是僅次於愛爾蘭，最有詩意的歐洲城市。他在自傳『

吾土吾疆：尋找自我界定」中描寫「許多年代以來，在地中海沿岸，諸國交迭興衰，無數世代流傳下文雅的愉樂和邪惡，吾土仍是一片處女森林，位於地圖的羅盤以外，傳說多於真實，訪客只是寥寥泊岸的納維亞船。緣此，編年史家從未留意這小島，今天只需用手指在地圖上運走，從哥本哈根橫跨極北邊陲的德國和波蘭，就可以找到了，遠距常軌，助它成了最孤立受困的土地之一；時間流走，比其他地方都要慢。當然，柏拉圖寫對話時，吾土已參與了國際貿易的系列，片片內藏受驚昆蟲的透明琥珀出口。琥珀幾經轉手，彷彿原始部族間的交換物，在陸地上旅遊……。」

10

當代西半球最偉大的詩人，年前過港誦讀杜甫英譯的王紅公以爲是墨西哥的百師和米活斯。百師是葉維廉的好友，深喜中國的王維；很明顯，他受過中國詩的影響。米活斯推介祖國詩人，他自己可是由另一位美國詩人推介。米活斯第一本的英譯詩選，由王紅公寫序。王紅公會舉薦他拿取紐斯達文學獎。兩人大概是好友。米活斯，一如許多歐洲詩人，十分博學，通曉多國語文，對其他藝術都有研究，他當然讀過王紅公的英譯中國詩。於是，我們有理由相信，米活斯同樣受過中國詩的影響。他應該贊同中國詩聖的話：別裁偽體，轉益多師吧。讓我們也向米活斯學習。

• 方沙，香港人，也就是寫詩的何福仁，著有詩集「龍的訪問」。本文原刊香港「快報」，第六則首句省略。文中詩人 Czeslaw Milosz 的譯名據 Mee-wash 音改爲米活斯。

米活斯詩譯

梅淑貞譯

邂逅 (一九三六)

我們乘着一輛馬車經過凍結的原野在黎明時分
一隻紅色的翼升自黑暗

而突然間有一隻野兔跑過馬路
我們其中一人以手指着

那是很久以前。今天他們兩個都已不在人間
但不是那兔，也不是那個作出這手勢的人

噢吾愛，他們在哪裏，他們去了哪裏
手的一閃，動的一瞬，石子的沙沙作響
我問不是因爲悲傷，而是驚奇

(譯自「冬日之鐘」)

孟仲季譯

詩六首（一九六九——一九七四）

禮物

如此快樂的一天。

晨霧消散，我在花園勞作。

蜂鳥停留於忍冬花上。

在人間我不想擁有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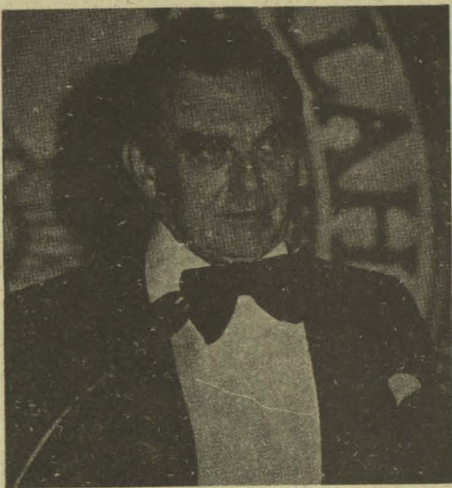
我不認得一個值得我羨慕的人。

不論喫過甚麼苦頭，我不放在心上。

想起自己還是依然故我，並不難以為情。

肉身不覺得又苦又痛。

欠身時，我看見藍色的海與帆。



衰微

人的死亡猶如強國的衰微

擁有精兵，隊長與先知，

以及富有的港口，船隻航行四海

而今卻援救不了被圍的城市

進不了任何聯盟，

剩下的是空城與流民，

一度豐收的土地長滿荆草，

使命為人所遺忘，語言為人所湮沒，

村莊的方言高高地在不可攀越的山上。

這麼少

我不多說。
日子短暫。

短暫的白晝。
短暫的夜晚。
短暫的年代。

我不多說。
我趕不上。

我心疲困。
遠離歡愉

失望
熱情
希望

大海怪的尖齒
接近我了。

我赤身躺在

荒島的海邊。

人間的白鯨
拖我至其心窩。

而今我猶然不解
其中何者爲真。

閱讀

你問我閱讀希臘文的福音書有何益處，
我答道那比移動手指沿着刻在石版上的字母
更其來得適宜持久。

而後慢慢地吐出每一音節的發音
我們發覺言辭的真正尊貴所在。

比起被迫傾聽，我們記得年代
不比昨天爲遙，雖則錢幣上凱撒的頭腫
與今日不同。可還是屬於同一世代。

恐懼與欲望依然相同，油與酒
與麵包意義相同。群眾還是一樣變化無常
像往常那樣渴求奇蹟。甚至習俗

婚禮，藥物，爲死者哀悼
看來略爲不同。舉例而言，
有不少人經文稱之爲
守護神的，意即妖魔
或者，如你喜歡，稱之爲着魔（就如「中邪」
只不過是字典一時的興緻而已）。
驚風，口吐白沫，牙齒緊咬
並不被認爲是天才的表記。
鬼魂附身不得接近正片與銀幕
與文學藝術毫無關聯。
而福音寓言依然有效：
控制彼等的精靈會變成豬猡
爲那種突如其來的衝突所激怒
夾在兩種天性之間，他們的與撒旦的
跳進水裏，溺斃（老是不斷這樣）。
於是乎在每一頁上，一個有恒的讀者
視二十世紀如同二十天
世界末日終將來臨。

不是這樣

原諒我吧。我是一名策劃者，像那些於夜晚時
分潛佔住所的人。

我估計守衛的位置，然後才敢前往封閉的邊境。
懂得更多之後，我佯裝只要一點就已足夠，不
像那些作證者。

不在乎有無炮火，於灌木叢中叫罵，嘲笑。
我想讓聖賢給大地帶來禮物，不單單是語言。
我維護自己的良好名聲，因爲語言是我的本份。
純樸天真的語言將崇高轉變爲熱誠。

而合唱團指揮不選唱聖歌或讚美詩，只看中短
歌。

我的歌聲老是不夠圓實，願意採取不同的感恩
形式。

寬洪大量，沒有冷嘲，那是奴隸的榮譽。
在遠遠的天外，在金星之下。
用火的語言，水以及其他原素。

窗

黎明時分望向窗外，我見到一株初長的蘋果樹，
於光亮中呈透明狀。

再次眺望，蘋果樹玉立亭亭，果實纍纍。

或許好多年之後，我記不起睡夢中發生何事。

一個貧窮的基督 徒望着猶太人區

(一九四三)

蜜蜂圍攏着紅色的肝，
螞蟥圍攏着黑色的骨頭。

都開始了：撕碎、踐踏絲綢，

都開始了：打破玻璃、木頭、銅、鐸、銀、石膏
的泡沫、鐵皮、小提琴的弦線、喇叭、葉子、
球、水晶。

呸！黃色牆壁上發磷光的火
吞沒野獸和人的頭髮。

蜜蜂圍攏着肺的蜂窩，
螞蟥圍攏着白色的骨頭。

撕碎了的是紙、橡皮、亞麻紗、皮革、亞麻布、
纖維、織物、植物纖維物質、蛇皮革、金屬絲。
屋頂和牆壁在火焰中倒塌灼熱抓住了地基。
現在只留下大地，多沙，而且給踏實了，

有一棵沒有葉子的樹。

慢慢地挖着地洞，一隻守護的鼯鼠在行進，
額頭上拴着一盞小紅燈。

牠觸摸燃燒的屍體，數一數它們，繼續前進，
牠用人的發光的幻想辨認他們的遺體，
用每個不同的部份去辨認每個人的遺體。
蜜蜂圍攏着紅色的腳印。

螞蟥圍攏着我屍體留下的地方。

我很害怕，守護的鼯鼠也很害怕。

牠有浮腫的眼皮，好像一個主教
很多時坐在燭光裏
閱讀聖餐物的偉大書籍。

我能告訴牠甚麼？我，一個新約的猶太人，
等了兩千年等耶穌再來。

我破碎的屍體會把我帶到牠眼前
牠會把我加在那些死亡的幫手當中數一數：
那些非猶太教的。

(譯自「戰後波蘭詩」)

世界末日的歌

(一九四四)

在世界的末日

一隻蜜蜂環繞着一株苜蓿，

一個漁夫修補一張輕輕閃爍的網。

快樂的海豚在海中跳躍，

在排水口小麻雀正在嬉戲，

蛇渾身金晃晃，牠應該時常是這樣。

在世界的末日

女人打着傘走過田野，

一個醉漢在草地的邊緣昏昏欲睡，

菜販在街上叫

一艘黃色的帆船再靠近小島一點了，

小提琴的聲音在空氣中持續

引進繁星的夜晚。

那些期待雷電的人

感到失望。

那些期待徵兆和天使長的號聲的人

不相信正在發生了。

只要太陽和月亮還在頭上，

只要野蜂還在探訪一朵玫瑰，

只要玫瑰紅的嬰兒還在誕生，

就沒有人相信正在發生了。

只有一個可以成爲先知，

但因爲太忙而做不成先知的白髮老人，

一邊包番茄一邊重覆說：

再沒有另一次世界末日了，

再沒有另一次世界末日了。

(譯自「戰後波蘭詩」)

● 淮遠，香港人，寫散文，也寫詩，著有散文集「

鸚鵡韃靼」(素葉文學叢書)。他譯的這兩首詩

轉自香港「大拇指」半月刊，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一日出版。

聽君一席話

× × ×
一直答應為蕉風寫「死谷之春」，從前寫那麼多遊記都很容易，偏偏這一篇難產，倒是「聽君一席話」先出來了，我請姪女幫我抄的，希望蕉風讀者會喜歡。……希望你能找到一張清楚的 Alex Halley 的照片……祝福你及蕉風

黃美之上 十一月廿二日

上月我去參加了一個作家會議，是美國新聞記者與作家協會 ASIA 主辦的。去參加的人多半是已有作品問世或者正在此途努力前進的人。演講的人則都是已有知名度的作家、教授、經紀人，而最矚目的則是主講人黑人作家亞力士赫利（Alex Halley）。赫利以「根」（Roots）一書而成爲震驚全球的名作家，但他爲人仍十分純樸真摯。關於他的一切，報章雜誌都有詳盡的記載，但這樣親耳聽他敘述他自己的往事與經歷，真正是十二萬分的有趣味，而且對所有從事寫作甚至從事任何事業的人都是一份親切的鼓勵。

他說他一直相信越努力運氣越好，但他一生中所有的轉捩點，似乎又都是那樣偶然。譬如寫作吧，在卅歲以前他絕對沒有想過去做一個作家，不但沒有想到做作家，根本就不會想過要做甚麼。總是糊糊塗塗的過日子。他寫「根」這個故事也只因他小時候最喜歡站在他外婆的搖椅後面聽大人們聊天。外婆家在田納西州，常常有很多的伯父叔叔媽媽奶奶從各州來他外婆家集合。他們在大吃大喝之後就坐在屋前走廊上的一排搖椅上，搖呀搖的大擺龍門陣，他外婆總是有她自己的搖椅，沒有人敢侵佔那把椅子，椅子的位置很適中，所以他站在那椅後一切都聽得真切。大人們總是描述很多驚奇痛苦又好笑的經歷，而最後總是會談起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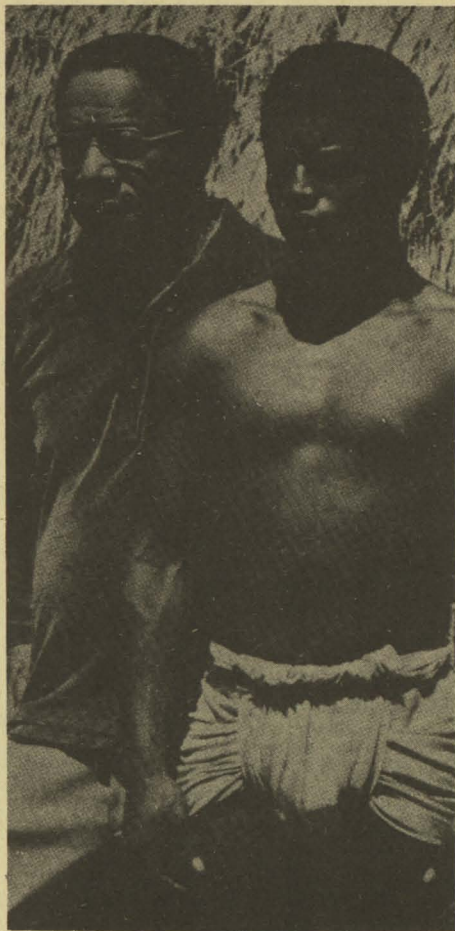
他很愛聽那些故事，而長輩們又不斷重覆的敘述，所以無意中他把那些詳情都記得了。到了十二、三歲，他上去主日學，那時的孩子都要上主日學。他就把摩西呀，雞喬治呀統統的混到一起去了。

他的父親是一位教授，一生窮力於研究學問。他在這兒教一年，那兒教一年半載的。他父親最大的願望就是他的三個兒子都受到高深的教育。他是老大，當然對他寄望很殷。而偏偏他對受高級教育毫無野心，甚麼博士碩士也全沒想到過，他甚至也沒去想過甚麼是低等教育。但在他父親的催逼之下，他總算在北卡洛林州的聖依利沙白讀了兩年大學就告退了。他父親看他學文不成，身體又結實，就相信他在軍隊中也許可混出個功名來。好容易總算把他搞進了海岸巡邏隊，他也只好膽戰心驚的上了船。

在船上，他竟當起伙夫來，每天也是要搞兩百多人的三餐炊事，工作一定不輕鬆，但工作的時間總是有限的。空下來的時間他就用來寫信逍遣，他不但寫信給他家中的每一位親人，他也寫給他所有的親戚、朋友、老師、教堂、牧師，甚至菜市場中他所認識的伙計。因此當郵包來時，別人頂多有五、六封信，他卻總是有三十幾封。如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勤於寫信的人。漸漸的有那懶水手拜託他寫寫信，還有些不知如何寫情書的人就拜託他寫情書，而他幫忙所寫的情書總是能得到即刻的回答，如是他就成了個最忙的人了，在他艙外等他寫情書的人常是排長隊。因此船長不再要他做伙夫，就專門做起代書來。他爲了寫得真切，把每個人的特點細節女友的嗜好都寫在卡片上立了檔案來作參考，戰時巡邏隊常常去紐西蘭、澳洲巡邏。那些水手總有些瓜葛留在岸上，再經過亞力士赫利的情書攻擊，水手們再去時，就得到更多的濃情蜜意。常常那些水手們玩到凌晨才回船來，而他還在縱筆疾書代理人的情書哩！

有一次，他偶爾翻到一本讀者文摘，上面有徵稿的條例，他大概寫情書也寫煩了，就開始寫文投稿，但每次都被退了回來，他心中也開始明白盡寫一些月昇日落的事，稿子是賣不出去的，他又試着寫了些別的東西，仍是被退稿，每次退回的稿中，總是夾着一張印好的紙條說謝謝你想到我們。他這樣搞了四年，有一次在退回的稿件中，那編輯先生居然手寫了一張條兒云：「是一種好的嘗試。」他看到那紙條簡直萬分的興奮，至今他仍認爲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興奮，也是他終生難忘的一刻。

至於他怎樣想到以寫作爲職業，也是很偶然的，那時他的巡邏隊駐在紐約，有一位叫格林（註）的名作家，來到巡邏隊，因為他要寫一篇以巡邏隊作背景的故事，所以要來了解情況。巡邏隊因知道亞力士赫利是個喜歡搖筆桿的，就派他去爲格林解說並帶格林參觀。他與格林談話十分投洽，格林還請他去中國城吃午飯。他簡直不相信他會遇到一位真的名作家，還在一起吃飯，他爲了向自己證實這不是一場夢，在飯桌下還故意用自己的腳碰碰格林的腳。格林對他的想從事寫作大加鼓勵，因此他從巡邏隊出來後就專心寫作投稿。但大約每寫六篇，只賣掉一篇。他這兒拿到稿費十元，那兒收到稿費十二元，生活是很清苦的。但他總是不斷的寫，採訪，投稿，他又窮緊張，有約會叫他去時，若是早上七點的事，他四點就爬了起來，真是又窮又不安神。有天他的太太一氣之下，把那架老爺打字機重重的在他面前一放，說道：「亞力士，喏，這就是你的打字機！」終於這件他常常害怕會發生的事就發生了。他的太太離開了他，他也並不責怪她。提到她時他還是流露着一份歉意與戀情，卻又有一份覆水難收的莫可奈何。



*亞力士·赫利(右)與電視劇「根」男主角

到了這個地步，他倒也沒有牽掛的勇往直前，他最喜歡替花花公子雜誌（Play Boy）寫東西，因爲那雜誌內的文章都是第一流的，稿費也高。有一次花花公子派他寫一篇關於一個拳擊家（註）的生平事蹟，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跑去那拳擊家練拳的地方。也穿得像練拳似的真正打起沙包來，那拳擊家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外行，把他請到圈內向他示範，他快叫別打，把自己的使命向他全盤托出，那拳擊家很愛他是個有墨水的人，與他十分合作。這篇拳擊家的故事很使亞力士的寫作基礎穩定，他也與那拳擊家成了莫逆之交，有一次花花公子雜誌開週年紀念大會，邀請了八十六位爲他們經常撰稿的人參加，他也是其中之一，雜誌社在這八十六人中作了一次調查，發覺這八十六人中只有四個是大學畢業了業有學位的人。關於這一點，很多人感到困惑，但他言下似乎很得意不會聽他父親的。

他雖已開始有了名氣，但仍是與窮困相聯。他說當他開始寫「根」時，他還只有一間房，一牀一桌一椅和那與他晨昏相守的打字機，他肚子很餓了，身上只有了幾毛錢，和櫃中尚有兩罐沙丁魚。不過到現在他的生活仍很簡樸。櫃中仍存有沙丁魚，只是沙丁魚的價錢已由二毛九漲到六毛九了。

他站在台上，只偶而翻翻一個小筆記本，娓娓的細述這一切，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只有一小時是給他講的，但他卻講了一個半小時，若非主辦人告訴他是吃飯的時刻了，他將仍會繼續談下去。

午飯是自助餐，他沒有時間吃，因爲他站在那兒忙着回答很多來問他的人，還有找他簽名的。我也跑去和他聊聊。我給了他一本英文短篇故事集，其中一篇是我自己的。他說他一定會讀我的那篇故事，我還給了他一本我的「八千里路雲和月」。他抱着這本中文書十分驚訝的問我道：「這真是給我的嗎？」我說是的，我自己也好笑死了，告訴他聽那是我的一本遊記。我說我也去過非洲。他問我是非洲甚麼地方。我正要和他大大談談起來，但一位女的文學經紀人來了，人家正經和他談生意。我就不好在那兒胡扯了，只好學着別人，把一本帶去的原裝本「根」拿出來，請他簽名，他正寫好了「給咪咪」，我又囉嗦著說實在這本書是我女兒的。他忙問我女兒甚麼名，我告訴了他，他寫了，落款卻是肯大金德（Kunta Kinté's）家的亞力士赫利。比他替別人簽名多了很多字了。他又要他的隨從給我一張已印好了的他的

通訊處。那通訊處竟是貝佛麗山（Beverly Hills），我自然很驚喜，但我現在年紀大了，不便大驚小怪，只是向他微笑道謝後就走開了。

他現在還從事電影的製作，可見他是很有錢的了，但他只穿了一套很普通的咖啡色西裝，頭髮也剪得短短的，一副很老實的樣子，從他的談吐也知道他是一個很厚道的人，譬如他說他父親在這兒教一年書，又在別處教一年半載的，這明明是一種種族的歧視，他父親才不能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因為在美國教大學，都是願意長久的在一個學校教下去，這樣會有很多的好處與好的退休金。他父親既是一位很勤勉努力的教授，應是為學校所器重保留的，為何任他這般四處流遷呢？再者，他去巡邏隊時，也是已讀過兩年大學了，卻也只輪到做伙伕，他自己雖說對烹調很有興趣，但我深信這不是使他做伙伕的原因。要知道在那個時代，對黑人的歧視，真正不是一班新來到這國家的人所能想像的。但他絕口不談到歧視二字，一種度量寬宏的君子風度比那些搖旗吶喊高叫歧視的黑人更為感人，更令人同情；而且現在替他出書拍電影的都是白人，他也真不忍再說甚麼歧視了。

從他的敘述中，我們知道他並不是一夜成名的，他經過不斷的摸索，忍受，追尋，磨煉。才有今日的成就。他是否能再出一本暢銷書像『根』一樣震驚全世界呢？這就很難說了。但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越努力，越有好運氣。希望他仍堅持這份信念，也給其他從事寫作的人一個好的榜樣。

註：名作家格林，大約就是 Graham Greene，我記錄時只錄了 Greene，現在卻不記得他是否說的 Graham Greene 了。拳擊家的名字似乎是 Miller Dais，我因對拳王從無研究，所以對這名字願予保留。

美之於加州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邁克

輕描集

• 某老師

回來沒有幾天，報上讀到某老師逝世的消息。才四十九歲，不禁一陣惋惜。雖然說一個人只要活得好，不一定要活得久，四十九年畢竟是非常短的時間。

是唸初中時的華文教師。很熱衷文藝，組織了一個音樂欣賞會，不過大概維持得不長，記憶中只聚會過兩三次。還是我自己疏懶，沒有繼續出席？那個年齡，不論做甚麼，都是遠足的心情，古典音樂聽不進耳。然而記得很清楚，就是在那時，第一次聽到梁祝小提琴。

隔了十年，在外地常聽梁祝，越聽越喜愛。不過如果要感激某老師，倒不應該因為品味的開導，而應該因為信心的給予。他喜歡我的作文，一個甲接着一個甲批下來。這幾年豺狼虎豹，樣樣見齊，真的心灰意冷。才明白某老師的熱心和鼓勵，是十分難得的。得到甲並不一定表示你好，得到甲是因為有這麼一個人，認為你值得它——比真的好還要好。

• 三輪車

半島酒店後面見到人力車，泊在路邊，紅綠漆剝落了，斑斑駁駁的，給人陰魂不散的感覺。但是香港畢竟隔了一層，當時只想，不知道星加坡還有沒有三輪車。

去牛車水找唱片的一晚見到了。載外國遊客，一輛一個，一排整十輛，穿過行人衆多的夜市，鈴按得奇響，瑣瑣碎碎的，撒在另一個時代的小花。雖然說沒有人搭的話，車伙要失業了，工作再苦還是工作，只是人載人，而且通常是體質較弱的載肥頭大耳的，總是不舒服。望一望車伙們，不是以往慣見的喘氣如牛五十幾歲的老者，卻是力壯的年輕人，那麼，總算是使人比較安心的罷。

• 誰？

獨自去看法國電影，到得太早，站在大堂抽一根煙。二十歲左右，高、瘦，面貌因為隔得遠，又黯，並看不清楚，然而一般斯文氣質襲人而至，給人清秀的第一印象。穿件短袖暗色大格圖案恤衫，白色闊身長褲，一隻手插在口袋裏，多面善呀，是誰呢？誰也不是，是昔日熟悉的一個身影。如今鏡一般映了回來，心裏只好淡淡浮起一絲喜悅，因為那不會盛開過的青春，其實也有它自己的芬芳。

• 不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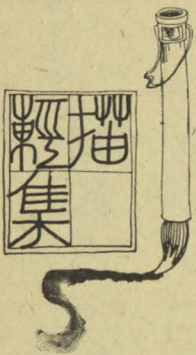
星期日站在原宿街頭，一時間糊塗了。那裏來這麼多年輕人，趁着天氣未涼，大庭廣衆曬青春？成群結隊的，兩個人手拖手的，或者也有獨行俠罷，然而人頭湧湧，擠成一片，孤獨的人面目模糊了。都在二十五歲以下，甚至大部份，只是二十剛出頭的樣子，也有行得急的，也有悠悠游游的。夾在他們當中，我是真的老人一個。年紀上的差別尚屬其次，主要的是，心境已經被經驗捏得不成樣子——一塊灰了的麵粉，再也捏不出形象來。

自然，我已經很明白，不再可能有與緻穿件時下流行的新裝，漫無目的地，和一班朋友嘻嘻哈哈渡過下午。也不再可能，泡在咖啡店，看一本書，寫一封信。只是原宿的年輕人，是這樣的使人希望自己和他們一樣，隨着無線電音樂的拍子，從一個街角，扭到另一個街角，不必想着明天是星期一，明天之後是星期二。

• 沒有久留

我已經到過圖書館後面那個墳場了，但是沒有久留，因為下午太陽是這樣猛，而樹蔭下的長椅睡了一個偷懶的中年男人。越過石圍牆，三個年輕人剛由斜坡上走下來，打個照面。他們投過來奇異的眼光，就像在問：這個閒人，是怎麼一回事？大家都在上班，他在太陽下亂蕩，而且闖進我們的世界來了。

十年前，甚至更久，當我看完一部電影而還不想回家，因而躲在樹底下，坐在冷冷的石墓上的時候，是否也曾經投給路過的陌生人，一個略帶怪責的眼光呢？現在站在這一邊，並不比站在那一邊看得清楚。假若一定要說，那麼我說，唯一的進步是比較明白。所以只看了一眼，只說：啊，石碑搬了不少，就越過另一道石圍牆，沿着馬路，走回人間。



晚唐詩



是一個薄薄的黃昏，最燦爛的光輝也快要成為過去。向夕陽告別，有點意外的是心中已了無牽掛。換上寬大的袍子，半躺在籐枝椅上，喝一口冰凍啤酒，吃一口烤麵包夾切片芝士，再吸一口煙，還加上手中的一卷晚唐詩，啊，人間天堂，也不外是如此吧。

正在看剛買的英譯『晚唐詩』，譯者是Angus Charles Graham，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系的古典漢學教授，著有『列子』等書。這本『晚唐詩』(Poems of the Late Tang)一共收錄了七家詩，計有：杜甫、孟郊、韓愈、李賀、杜牧、李商隱和一個不知是誰的「U Tung」，譯者說他自號「玉川子」，雖然在文學史上只是個次要詩人，但他的長詩『月蝕』(Eclipse)卻是首傑作云云。我想破了頭，也想不出這個「玉川子」到底是誰。(編：盧全，著有『玉川子詩集』一卷)先別管這個玉川子，也不去計較把杜甫歸入晚唐詩人是否妥當，我最喜歡的唐朝詩人是李商隱，因此便翻到李商隱的詩的部份去。

天呀，想不到李商隱去了英國竟然會變得面目全非起來，除了那幾首『無題』詩外，其他的詩，單看題目，真是不曉得原題是甚麼。雖然譯者已經在他的長序『中詩翻譯』裏講明他的譯詩標準是意譯，也就是意象的翻譯，但作為一個讀者，我還希望翻譯的人能照顧到形式，否則的話，那些五言七言絕詩或律詩都變成一篇篇的散文或散文詩了。把這本『晚唐

詩』和霍克斯英譯『石頭記』裏的詩詞比較一下，真是差得遠矣；霍克斯的翻譯，不只內容形式兼顧，而且還都押了韻的。譯詩本就應該如此。我一面嘆着氣一面看李詩英譯，又好像猜謎語似的一行行的把那些詩還原，當看到“Alas, I hear the drum, must go where office summons.”時怔了一怔，心想唐朝詩人怎會像五四詩人般用「唉呀」來入詩的，一想原來這句是「嗟余聽鼓應官去」時，忍不住大笑，連啤酒都噴了出來，抱着肚子直叫哎喲。

而翻譯，對所有的詩人來說都是不公平的，不只是李商隱吧。

記得第一次看『紅樓夢』時，看到黛玉說她「最不喜李義山的詩」，覺得十分驚奇，可惜她沒有說出不喜歡的理由。黛玉為甚麼不喜歡李商隱，是因為他的艷情詩？李商隱是唐朝最獨來獨往的詩人，我喜歡他，一開始便喜歡，喜歡他大多數的詩。李賀的詩唸書時從未讀過，但後來所看到的都很喜歡。只是這裏看不到他的全集，也不知哪裏能買到，真是個遺憾。

早天的詩人常常令我覺得他們都很神秘，彷彿他們是從仙界裏來的，是那邊的神瑛侍者，只爲了想看這個世界一眼，便來凡間走一趟，完劫之後，又匆匆忙忙的趕回去，像王勃，像李賀都是。他們總也不老，已經年輕了一千多年，還會繼續年輕下去。

在印象裏李商隱也是不老，永遠是一個多情的中年書生，有一大堆的情婦。而杜甫，詩寫得再好，也只是一個襄陽土老頭兒，老得連頭髮都掉光了，不信，有詩爲證：「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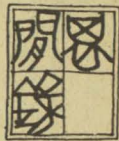
暮色已經進入最濃的時刻，想起晚唐，那個最燦爛的時代裏最後的一個大詩人，他說：「夕陽無限好」，而他也說：「人間愛晚晴」。

• Poems of the Late Tang, Penguin Classics, 一七三頁，一九六五年初版，獲「聯合國文教

科機構」選入「中國翻譯叢書」內。

六遊尼加拉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有一次，蕉風在馬六甲舉辦文藝講座，李辰冬教授的講演，我忘記了它的題目，卻是只就李白的獨坐敬亭山這首詩來發揮的。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這兩句詩不時在我心靈中呈現出來。要相看兩不厭，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李白獨坐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

孤雲獨去閒

相看兩不厭

只有敬亭山

他獨坐山中，鳥飛了，雲去了，山不能移，好在久看不厭，也就不覺得寂寞了。

我也遊過一些名山，南嶽山後便是我的家鄉。我從來沒有好好看過，我去登高遠足，有如目前的觀光旅遊，報一個到，照幾張彩色的幻燈片，好回去和家人戚友同享臥遊之樂。從前看見那些名勝地區，樹上石上，總有人刻畫某某到此一遊的字句，那是多麼煞風景。因此我心中非常反感。現在想來，那也不無道理。到了那裏，就地刻畫，豈不是最好的紀念？

馬來西亞的名山，如福隆港金馬崙雲頂太平山檳城升旗山等處，因為常常去，連照相的興

趣也提不起來。我去，不是看山，與山更不會相看；而是趁假期去休息兩天。換一換山上清涼的寒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不是家人，便是朋友，一車總是坐得滿滿的；有時候，更有兩車甚至於三車人馬，浩浩蕩蕩。

除了名山，還有勝水，馬來西亞有摩立波德申邦咯島等處，我都專程去過，那是爲了游水。在那裏，住上幾天，多半泡在海裏。黃昏和早晨，在沙灘上散散步，看看浪花，倒別有一番樂趣。

在名山勝水之間，我有點偏愛水。果爾智者樂山，仁者樂水，那麼我並不是一個聰明的人。

談到水，有湖有江有海和瀑布。我遊過洞庭湖西湖昆明湖玄武湖，都有使人難忘的特色。比歐洲美洲的湖幽美得多了。至於江和海，中外的差別就小了。不過，我喜歡中國的錢塘江和希臘的愛琴海。至於瀑布，看過了尼加拉，其他的瀑布真正是名符其實的晴寒的一匹白布而已。

記得讀高中的時候，我約一位表兄去遊南嶽。他說：那有甚麼味道？我的爸爸當即和我們說：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怎麼可說遊南嶽沒有味道！從此，培植了我的旅遊的情趣。因爲那次我就在南嶽山的祝融峰頂，我看見湘江九曲，俱向南嶽而來，構成九水朝南嶽的壯觀。

一九五五年冬，我站在英國東南杜佛海峽的白崖上，遙想當年希特勒的雄風，卻爲這一海之隔，使英國不敗，此情此景，背盡了有關赤壁的詩文，猶不能舒盡我心中的感慨。但是，我卻沒有重遊的雅興。其他的地方，更不用說了。

唯一的例外是尼加拉瀑布。

去年八月間，我第五次遊尼加拉回來，我曾說：人是奇妙的，我還想再去。因爲瀑布可以予我樂趣，可以給我靈感，可以啓我心智，可以縱我情懷，可以昇我境界，可以與我合而爲一而使我忘我。今年九月末，我又去了一次，感受又有不同。

檳城周曼沙兄嫂到紐約探親，決定北上來渥太華看我們。在電話中，曾順便提到想到尼加拉瀑布玩玩。來到之後，聽說尼加拉瀑布遠在三百哩之外，他就可去可不去了。他說：這

次來加拿大，主要的是來看看你們，多倫多和尼加拉都不看都無所謂。

星馬旅行團來北美遊歷的，多數只到多倫多，停一兩天便又轉回美國，很少到渥太華來的。大家不知道兩城相距頗遠，坐直透巴士要四個半小時。有些親戚朋友以為到了多倫多，一定可以轉道來渥太華看看我們，殊不知竟變成不可能。連我在美國住過很久的內兄，到了多倫多，以為包部德士即可來渥太華。不然，我們開車去多倫多相見也可以。在旅館裏打電話來，號碼一駁，立刻接通。我告訴他：我自己開車，至少要五小時。於是，我們便在電話中，聞其聲如見人，話語家常。

我想：如果曼沙兄嫂來了渥太華，不去多倫多，回到馬來西亞之後，和朋友談起來，就如沒有到過加拿大一般。何況尼加拉瀑布乃世界有數的奇景，非去不可。去尼加拉，又必須先到多倫多！於是，他們在我家休息了幾天之後，我陪他們去。

那天清早五點多，我把他們叫醒，胡亂用了些早點，由一女開車送我們去長途巴士車站。買好票就到月台上去排隊，那時不過七點。晨霧猶濃，寒風削面，大家都不免縮瑟。我們三個人原是閒人，不必趕路。既然要登車，也就由不得不匆匆忙忙站在涼風中等了半小時。

我是非常興奮的。第一是有朋友自遠方來；第二是又去尼加拉看瀑布；在車上連睡睡都不要打。一路上眼看廣袤的原野，一片秋天的蕭殺之氣，連農莊的牛群都是懶洋洋的。我倒是鬧市久居，滿覺清新。好像頃刻之間，就到了多倫多。這裏有一百卅多萬人，華人幾乎佔了十分之一。唐人街成了觀光中心，也是商業中心。不僅街名有中文，連警察局都有中文字樣。在人群中行走，若不看見天空中飄有楓葉旗，很容易忘記這是加拿大。至於華人餐館，可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京粵川湘各色各菜，油條包餃各類小食，無不悉備。從前還要講廣東話，如今華語到處通行。

我們吃了午點，在街上閒蕩了一陣，又回車站，轉車去尼加拉。沿途多是工業區，不是靠河，就是近湖。跨水架橋，公路縱橫。廠房煙囪，隨處可見。停車場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汽車，好像每一間都是汽車製造廠。這時，你才會領略到：在富庶繁榮的北美，人民生活程度之高。

不久，樂聲塔在望，尼加拉到了。在車站附近找了一間汽車旅館。旅遊季節已過，房租也便宜了三分之一。嗽洗既畢，急不及待的穿上大衣，走向樂聲塔。天高氣爽，艷陽和煦，可是遊人不多。賣小吃的店都關了，其他玩意如水族館蠟人館……更不用提。如此蕭條，出乎我的意料。

我們站在「見錢眼開」的望遠鏡前，投入銀角，居高臨下，遠望美國瀑布，俯視腳下的馬蹄瀑布，別來無恙，雄偉如昔。轟隆之聲，如雷貫耳，連我們交談都要提高嗓門。這晝夜不停的狂流，千萬年來，不息不止。水從河上來，水往海中去，就在這兩百多尺長的一線之間，直瀉而下百餘尺，蔚為壯觀，驚為奇觀。除了讚美造物者的偉大之外，別無其他可言。我以老馬識途的身份導遊，要他們綜覽了全部瀑布之後，再去近觀馬蹄瀑布。便往附近的覽車站，要坐車下山。那瀑布旁倒是仍集滿了遊人。怎知不是旅遊季節，連上下山的覽車都停駛。近在眼前，無路可通。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們在猶豫的時候，看見另外一些遊客，和我們一樣的迷途，卻沿着樹林向市區走，我們也跟着去。總算找到下山的馬路。路上的遊人也逐漸多起來。

離瀑布一兩千呎遠時，由於瀑布的水花濺起，因風吹散，地面全濕，天空好像飄着微雨一般。

我們從人群中擠近大瀑布的旁邊。這有如萬馬奔騰的水，就在你眼前的腳下傾倒。右邊是深藍的水，離開你不過三五呎；左邊卻是一片空與白。實與空，藍與白，竟在兩腿之間分野，使我想起杜甫的「望嶽」：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幾近矣。

我們默默無言的不知站立了多久。忽然在白茫茫的水霧中，凸出一道彩虹。迷濛中，七色彎弓，橫掛長空，使我們忘記了水，一心注視着空。

這長虹從馬蹄瀑布中向上展開，凌逼九霄。那一端，看起來剛好落在數哩外的彩虹橋畔，彩虹橋上掛彩虹，也是可遇難求的奇景。曼沙兄說：古時候要天子出驛，才有彩虹。他想要照一張彩虹全景，而他又置身其中。我帶的相機，原是配有廣角鏡的。無論我怎樣後退，曼沙兄嫂可以安置在相片的中。卻怎樣也不能同時照出彩虹的左右兩端。我禁不住要嘆息：人爲的工具之巧，和神一比，就望塵莫及了。

曼沙兄看了瀑布，如願已足。既不想乘船到瀑布下面兜一圈，也不想下燧道到瀑布側邊看一看。在小商店買了一些紀念品，時已薄暮，夕陽早已下山，本來還想市中看看，下山容易上山難，走到上面已有點氣喘，還是回旅館休息的好。

我們這三年及花甲的人，活動的範圍，受了體力的限制，想找一家像樣的中國餐館都不容易。看到一個馬家樓，他們好像發現了新大陸。我潑了他們一盆冷水。去年來，我曾去過，連中文的菜單都拿不出來，不知是日本人開的，還是韓國人開的。最後還是到一家洋館子吃加拿大菜，我們都很滿意。

吃飽了，安步當車，又走回樂聲塔前看瀑布的夜景，定時以彩色探射燈照射。遠看那美國瀑布，就像汽車電影院的大銀幕。燈光雖強，映在上面，仍頗陰暗。天黑雲厚，霧冷風寒，看起來遠不如白天！腳下的馬蹄瀑布，有如煮一大鍋粥，白色的蒸氣上騰，已不是水花了。彩色燈下照過來，只顯更白一點更亮一點而已。

身後忽然傳來宏亮的交響樂，原來是音樂噴泉表演開始。幾百柱噴泉的水，忽高忽低，忽大忽小，忽疾忽徐，忽搖忽擺，都依着音樂的旋律，在強大的燈光映照下，婆娑起舞，婀娜多姿。聲光水力，配合得恰到好處，表現出雄偉的力和和諧的律，都在光明之中跳躍。

我記得在巴黎欣賞過凡爾賽宮的「聲光之夜」。先從後花園的噴水配上音樂與燈光開始，再回轉身看皇宮。它的歷史往事，也是用燈光與音樂來表達。當時嘆為觀止，因為場面的確是太偉大了。這尼加拉的音樂噴泉表演，場地只有兩個籃球場那麼大，比起來只能算是「迷你型」。但是卻不是小巧玲瓏的。因為近在目前，燈光更明，音樂更響，噴泉搖擺時水珠可以噴到臉上來，不容你不全神貫注，更使你有置身其中的親切與現實。

白天和黑夜的尼加拉瀑布，都已看過，心滿足的回旅館。我倒頭便睡。第二天清早醒來，曼沙兄給我看他的大作，可謂整夜吟哦，嘔心而得：

水霧臨崖作雨飄 尼加拉岸似觀潮
河飛斷瀑懸銀壁 天吐長虹掛彩橋
亙古幽情傾不盡 一腔熱血湧難消
此遊正是秋寒起 最喜山城木未凋

我和曼沙兄是長沙同鄉，在馬相識，建交卅年。他擔任華校教總的副主席，前後近二十年。教總大廈之籌建與勸捐，孔翔泰獎學金之成立，他有數一數二的功勞。我們每逢教總開會，公私都有歡聚。我們的一生都在維護華文教育。艱苦備嘗，始終不懈。渡過了最動盪的時候，也渡過了最危急的時候。記得我擔任教總主席之後，與嚴元章博士及白純瑜兄赴北馬探訪。在檳城關仔角，我和曼沙兄兩人在海墘散步，前後達兩小時。我們所談的，沒有一句不是有關教總及有關華文教育的。我們的私交，竟是建立在公誼之上。這可能是一個很特出的事例。

他是長沙師範的學生，我是嶽雲中學的。我們先後相差不過數年，有多少桑麻瑣碎，可以發思古之幽情。我們兩人都可以講一口道地的長沙話。可是，我們相聚，講不到幾句鄉音，不期而然的轉回了馬來西亞華語。為甚麼？因為我們所談的，都是我們切身的，我們所關懷的，我們所爭取的，以及我們所要維護和發揚的。

現在，我們都退休了。下了舞台，卸了裝，可是我們仍不能忌懷過去，也不能不關切目前，同時還有些擔心未來。兩個人在萬里之外相逢，有傾不盡的亙古幽情，有消不掉的滿腔熱心。記得我的退休感懷有：傲骨嶙嶙猶未損，還留赤膽保忠魂。對我自己來說，是一種寫實，也是一種自勉。曾有一位年青的朋友不以為然。可能是他的火候未到。曼沙兄退休近十年，我離開大馬已五年，可是我們的胸襟和心懷，倒是絲毫沒有減損。秋寒正起，城木未凋。前半的寫景，後半的寫情，真是入木三分。

曼沙兄嫂到渥太華後的第三天，適逢中秋節。這原是一個團圓的日子，也是思親懷鄉的日子。北國的月，特別圓，也特別亮，中秋之夜更是分外的明了。時近子夜，我和他穿戴全付冬裝，開門出來探月，月就在屋後。夜空無垠，月華如晶。在這北寒帶地區，那裏可以戶外賞月？四周是一片沉寂，人家已在圍爐向火了。兩個人興緻再濃，也尋不出那種氣氛和情調。不過，觸發了他的詩意：

中秋況值客天涯 萬里停驂渥太華
今夜月明皎似雪 此時心境燦如花
君能悟道成逃兔 我尚迷途作畫蛇
話盡桑麻同一夢 綠洲紅葉憶長沙

詩中提到我的悟道。我在高中讀書時，便已接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可是我一直是一個不好的基督徒。我只偶爾讀經，間或祈禱。倒是某一年，我代表華校教總參加政府召集的教務諮詢會議的時候，因為那個會議關係華校的前途，由我一個人肩負起那巨大的責任，實在感到力有所未逮，人有所不能，只有求靠神。我每天讀經，每天祈禱。當時我們所想到的唯一辦法是退席抗議，也只能如此而已。我每次去開會，公文包裏裝滿了事先準備好的書面抗議信件和本聖經。在那段期間，我瘦了十磅。當時的督學團團長英人鍾士先生，和我私交正篤。每次開會看到我愁眉不展，以為我生病。我告訴他的實情，還打開公文包給他看。他要我寬心，一再暗示我：事情沒有那麼嚴重。會議果然圓滿結束。我立刻約他去歌梨城酒吧痛飲三杯。事後想來，果然是神接受了我的禱告。退休之後，我再重皈教會，潛心研讀聖經，小有領悟。曼沙兄知悉之後，和我談起：他出生於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祖母母親和伯父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堂姐還是傳道人。可是他卻不能接受，遠走南洋。這次看見我悟了道，他也想把聖經好好看幾遍。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有宗教信仰，心靈才不致空虛，生命才有所寄託。

詩人寫詩，或寫景，或寫離境，都是出自肺腑，發乎真情。我讀過了曼沙兄的中秋感懷，綠洲紅葉，同夢桑麻，在我第六度遊尼加拉時，再讀他的七律，又別是一番滋味了。他見景生情，因情生感。我和他生在同一個時代，從事同一行事業，處在相似環境，便有類似的感觸。

李白的獨坐，寫盡了他的超脫和物我為一；杜甫的「望嶽」，刻畫出天人的間隔與差異。曼沙兄的詩，卻也寫出了我心中的話。

讀完了詩，我們再去看清晨的尼加拉瀑布。天極陰沉，風又大。河風吹老年頭，何況我們三個老者。我們只好帶着滿心的詩意，向尼加拉告別。

陸永漢

素描

某畫家被刑警拘捕，理由是衣衫不整，異於常人，不修邊幅，有礙市容。

關在拘留所裏，對着一道鐵欄柵及四面灰暗的牆，他心中焦急萬分。時近黃昏，又飢又餓，他喊沙啞了嗓子。他心中有股衝動，一股難言的慾念燃燒着他，至滿臉通紅，汗水淋漓，鬍鬚發癢。監獄是不理會畫家或甚麼的！他們不給他布及顏料——終於——他咬破食指，用血液大力描畫。

畫家把一張白紙裱在畫框裏，題名：空白。

賞畫的人都是莫名其妙。

這是畫家最偷懶的方法，他解釋說：把你心中所幻想，抒發的意念，都倒映在這框框裏，然後用你的心眼（慧眼），又將它自眼簾收回心底。其過程是訓練你成為畫家。

畫家的第一課是訓練你如何在空白中捕捉那難以駕馭的幻想。

中年畫家因創作日漸乾涸，又自憐身世悲涼：活著是一個悲劇，舉鎗自戕，較後被人發現，倒斃在狹小，潮濕的房間裏，血從太陽穴流溢在整片微花白的地板，他身上滿是顏料，七彩斑斕，昏黃無力的夕陽斜照在其憤懣不妥協的臉上。發現者驚慌失措，目睹這驚心奪目的一幕，如一幅圖畫，標題著他的遺言。

有人把整個完美的生命消耗在顏料與畫筆的糾紛中，死後更把自己設計成一幅畫。

有時經過廣場，常常駐足在那座噴泉前，看那一叢叢前撲後繼的水柱飛升，化爲一朵朵飄逸水花，迎着閃爍不定的廣告霓虹燈光，背後是一座光如白晝的購物中心，在夜色天空下，充滿神祕和迷惑和輝煌。我有時竟看得痴了。

我曾請教畫家，把所見告訴他。

他一臉憤世疾俗的神情，冷冷對我說：去買一個照像機吧！我只好很識趣地走開了。後來友人開導我並糾正：說我太過媚俗，沒有藝人的好高騖遠。他又說我這種心智的人只能永遠住在平地上，只喜歡七彩玫瑰銀幕。永遠也不能登高，俯瞰熙來攘往的衆生！

中學課上圖畫節，老師的題目多數是想像畫。我每次總是交白卷，不爲甚麼，不喜歡把人的影子介入景色中，因爲我覺得人類是自然韻律的破壞者。還有一個問題是：我沒有能力把人像的位置擺入畫中，每個可置人的位置我都認爲有礙於美觀！

畫家對於自己的自畫像，竟躊躇不前，下不了筆。我對他說我三年級的作文題自己是『我的自述』，同時不論在任何晚宴和野餐會或應徵信上，往往自我介紹，自我宣傳一番。但他對我說這是自我挑剔。

大熱天，畫家赤肩露臂，用食指攪動顏料，一蘸一指地作畫。他對我說這是最直接的，

最赤裸的觸覺表現。在藝術上，最可怕的事恐怕是「隔了一層」。即不能淋漓盡致地表現自我，所以他有時棄筆不用，手指能知悉顏料的冷暖，濃淡。

說起顏料，他每次都給我重覆地講一個故事，那是小學上圖工節時，不知如何與同學爭吵起來，以致全武行。同學把一杯水潑過來，他慌忙地把顏料盤回拋，不意不偏不倚，正中鵝的。他看着同學臉上，衣上的多色顏料，像馬戲團中的小丑，不禁拍手大笑，敵意全消。他對我說這是他看到一幅最生動的畫。雖然事後被罰站桌子上及打屁股多下。仍樂不可乎！他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嘗試以顏料作爲攻擊武器。我想他的第二次是甚麼呢？——

有時跑到十多哩，靠海的小鎮拜訪。不必扣門，自闖畫室（不如說睡房更貼切些），有時看到他瞋然大睡，有時則在煙霧裏沉思，或捕捉甚麼靈感。地上，牆上，桌上或牀上，倚着的，平躺的，重疊的，側擺的，全是一幀一幅的畫。黑白相間，紅藍混和，黃綠對稱，等等最強烈的顏色，把午後的昏昏睡悶熱都叫燃燒得甦醒過來。但我只懂得顏色，最終都不能進入他畫中的世界。有時他喊寂寞，或經濟拮据時，我笑謔說，開個畫展！他每次都擺頭。他的解釋是：每幅畫都是心血的結晶，分不出誰好誰壞，更不用說標價了。

每個地方都是習畫之處。例如滿是灰塵的車身，例如在雨天擁擠的巴士裏靠窗的座位，對着救救雨水，冰冷的玻璃上，隔着蒸氣，塗畫起來，例如在沙灘上，沙地上……畫家有時甚至在石灰地上，用手指蘸着水，飛速地描繪，然後喘着氣，站着欣賞，看「它」在陽光中反映出一片耀目光影，美麗如水晶，慢慢地，消失，氣化。據他說這是最好的發洩！

有時用盆子盛水，在平靜的水面觀看自己的倒影，隔着一層的黯淡，或是美麗。有時滴一點藍墨水在水中。慢慢看它下沉，拖一條恰是流星的尾巴。向左又向右的，緩緩漾開，依然脈絡分明，沉的顏色濃，浮的是清淡。最初是一團，最終整盆水化爲淡藍。我喜愛這種過程，滿足於我擁有一盆水，一滴墨汁，一個這麼自我自足的世界，因爲我照見自己，把它描繪出來……

守乙的情懷

自九年前到新加坡任職以來，我每年都幾乎返回怡保一趟。起先是探望年老的母親；後來母親逝世了，返怡的時間就改到清明節前後。陽曆清明節，通常都在學校放假時期內，我就更有理由返怡了。更有理由，是因為自母親過身之後，我一家人在怡的膳宿皆由大姐統理。大姐及怡保的家人，最喜歡是小女守乙。故我的假期一到，大姐及小女都不約而同地要我返怡一趟。

今年清明節我已返怡一次。雖然十一月左右學校有一個月假期，但因課務繁忙，既往都很少回怡保。這次因為在海外就業及結業的兩位外甥都回到怡保老家，加上在外埠工作及肄業的外甥和甥女亦湊巧要回怡保，大姐便早在一月前來電相邀回老家團聚。

小女守乙通常都是搶先接電話的，且她的姑媽又一定會和她聊上幾句的，她最先接到邀請。打從那時候，這五歲半的小女便到處向鄰居及學校的小朋友相告，說她就要返怡保去玩了。

有一天我就聽到鄰居的小朋友問小女：「妳去怡保，小地方，有甚麼好玩的？」小女馬上搶着回答：「在怡保，我有三姑、五姑及占米哥哥。三姑常常買東西給我吃；五姑又要爲我做新衣服；占米哥哥買最多玩具給我的！」

對的，小女自誕生以來，亦每年都回怡一次。她祖母最疼她。母親亦因逗小女而樂不可支。其實，在怡保的其他家人都很喜歡逗小女玩。因她自小便口齒伶俐，樣子亦長得很甜。每次一回怡，她就集所有寵愛於一身。她一下車，家人便擁着她，問長問短。更好笑的是小女不懂廣府話，而大姐不懂華語，但她們卻能談上一個小時。

親戚朋友來訪時，小女總得放盡喉嚨去表演歌唱。她在幼稚園讀書，學過不少中英兒歌。在自己的家裏，我嫌她廣東喉大如工廠喇叭，一向不欣賞她的歌唱。加上她性子很急，一開口全是進行曲的調子。歌星錄在唱片的歌，放多了我就替歌星辛苦。但小女可以把同樣的歌唱上十幾遍，那是一口氣的。我僅覺得很煩，我卻知道她不會辛苦的。若有一班人邀她唱歌，她就更得意忘形。

扭開收音機，不一定是音樂節目；縱然，亦不一定是你所要收聽的歌。玩唱片，你還得換唱片。小女獻唱，全無這些缺點，難怪家人對她特別寵愛。

在回怡的前幾晚，小女幾乎無法入睡。連她兩歲大的弟弟，亦給她說得興奮極了。每晚入睡前，她就滔滔不絕，給弟弟重乙說回怡有多好多好。犬子也給說得有些明白了：怡保有三姑、五姑及占米哥哥，他們都會帶他去百貨市場買很多東西。

我駕車。在車上，守乙重乙不斷在問，怡保到了沒有。每到一市鎮，犬子嚷着要下車；但小女環顧一下，知道不是怡保。重乙上次回怡只有一歲半，他當然甚麼印象都沒有。他還好，他聽姐姐的話，不是怡保，就不是怡保。

七百公里的車程，任何人都會感到疲憊。兩小孩亦然。可是，車子一駕進大姐的家園時，小女馬上龍馬精神，連忙把弟弟推醒：「看，三姑來了！」車子一停下來，車門尚未開，小女就以廣東喉喊叫三姑。犬子亦跟着姐姐叫了起來。守乙自己打開車門，蹦蹦出來抱着三姑。接着就吱哩喳喳的打開話匣子。三姑抱守乙下車後，連忙轉身去抱重乙，也沒聽到守乙在對她說些甚麼，一直抱着重乙入廳內。比犬子大廿歲的兩位表哥，已在廳內等候着。他們兩

位在上兩週由英倫回來時，在新加坡見過重乙。重乙亦印象還深。睡意已全無。

我回頭正欲幫忙太太卸放行李。倏的看見小女一個人站在車後，靜靜的，眼巴巴的望着廳內。我比較敏感，我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我立刻迅速地走近守乙，呼她的小名：「媚媚，你瞧，我們已經抵怡保了。今後，我們每天都可以吃冰淇淋了！」「真的嗎？」「當然真的囉！弟弟太小，不能吃，只有您才可以吃。」隨後，我就把她抱着，談着，一直上樓上的寢室。

抹過臉，換過睡衣以後，她便嚷着要到廳內見弟弟。帶她下樓去。表哥們及三姑尚不斷地逗着重乙。重乙坐在沙發上，小女一見他，就馬上衝前，坐在弟弟的身旁。她本能地正欲唱歌。由於唱機在開放着，且注意力都集中在重乙的圓圓的身體上，只有我聽到守乙唱了半首歌。之後，我趨近小女，把她抱坐在另一沙發上，問她翌日要到些甚麼地方去玩，想吃些甚麼東西。她說要跟三姑到百貨公司，買衣服給她；亦要三姑買小垃圾車給弟弟……就在此時一位表哥問重乙：「聽說你是頑童，是嗎？」「不是的，我是乖孩子。」「大子習慣地回應。小女大概被他們的對話吸引住，馬上亦插嘴說：「不對，不對，弟弟是頑皮的孩子，他常常……」尚未說完，那位表哥就切入道：「妳不要說，讓妳弟弟自己說。」接着又再逗重乙。守乙很想再說下去，我知道。但我把她抱開，把她抱到廚房去看那四隻狼狗。我問她是否記得每一隻狗的名字，問她有關狗的故事。不多久，表哥們又擁着重乙，走向廚房來。三姑正要告訴重乙每隻狗的名字，守乙又本能地搶着說：「那隻是……」狗吠聲加上三姑的大喉嚨，似乎只有我聽到守乙在說話。守乙也許不知道，若我是她，我會很難過。最好她不知道。

就在這時候，有人在廳內一面走入廚房，一面喊着小女兒的小名。我知道是她的另一位表哥，就是她所稱呼的占米哥哥。在狗聲人語鼎沸中，我靠着守乙耳朵提醒她：「妳看，誰在呼喚妳？」占米哥哥已來到我們背後，我把小女放下，她看到占米哥哥後，歡欣若狂，正要重新打開話匣子，占米哥哥已拖着她的手：「來，媚媚，占米哥哥買了一條項鍊給妳，我們一齊到樓上去拿；看妳喜歡不喜歡。」

小女已隨着占米哥哥到樓上去。一面走她就一面說話又一面唱歌。守乙又回復到小孩的

天真境界。我想，那種冷落她的場面若再繼續下去，她一夜間就可能長大了十多歲。她就能從此失去她本有的天真。她的世界就可能從此變得充滿忌與恨。為父最難受的是那些冷落全是無意的，更談不上惡意。占米哥哥的喜歡她，把她帶離現場，算是解下了為父心中的一個大結。小女哪會知道她在不斷地成長，亦同時慢慢地失去她童稚的吸引力？她每回怡保一次，就長大一次。弟弟出世後，尤其是當弟弟開始呀呀學語時，守乙就似乎長得更大；我也許應該說，她就失去更多的童稚吸引力。

這是成長的過程，也是痛苦的過程。我想，這僅是許多更痛苦的过程之一環。更多的會接踵而來。但是，守乙啊，為父的能保護妳多久呢？占米哥哥亦不可能時常及時而到。妳必須學技而防心。能夠保持吸引力最好，若不能，妳就得設法找出失去吸引力的原因。能夠及時有效地彌補最好，若不能，妳就必須學習接受現實，進而化解現實。我知道妳一定很喜歡占米哥哥送妳的金項鍊。妳現在也許不知道，但妳日後會瞭解，那金項鍊雖然珍貴，更珍貴的卻是占米哥哥給妳的愛護。為父的多希望妳長大後，也能這樣的待人。若妳真能這樣，妳的吸引力就永遠不會消失。媚媚，妳會這樣的待人嗎？

雨

雨來的時候，風總是肆意地吹。落葉孤苦無助地跌滿小徑。灰暗色調全都渲染籠罩在雲際空間，一天的憂鬱陰暗便濃稠得化不開。

也會隔着玻璃，靜聽窗外飄落的淅瀝聲，凝視雨中朦朧的景色，遙望遠處行人稀少的道路。回想着過去走完的路，憧憬着未來要走的路，都是茫然，一片茫然。而風在嘆息，而雨在哽咽——風在嘆息世事的冷漠，雨在哽咽人生的虛幻。

也曾佇立在寂寞的湖邊，看雨滴落在湖水中，無聲地漾起了一些漣漪，漣漪卻漾不起心底欣喜。留下了一抹難去的凝重和抑鬱，不多的往事，有如萎謝的黃花，僅只剩下孤零的禿枝桠，在細雨中抖索不停。編織成一個個美麗雋永的夢想，亦在風急雲低的歲月裏消逝落空。

前人的話：「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

前人的話：「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

是人生的風雨，總免不了帶愁而來。愁像軟弱軀體被終年小病纏身，愁像在昏暗黃昏裏做持久的逗留。愁像生長在枯萎河床邊的蘆葦，慵懶得縱目所及，卻沒有可征戰的事物。故在愁的年代裏且蒼白且畏懼且撤退、哭泣和痛苦。在雨的季節裏卻洗不去那失意那羞愧那恥辱那……

而我們的世界卻還是原先那個世界。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心情、心情又算得甚麼？歡樂和哀愁，都已成為可詠嘆的往事，感情遂變得深沉了許多。風也好，雨也好，不知喜，不知悲。歷經世故的創痕，遂由時間所給予的安慰，慢慢縫合，雖不至於無痕，亦漸次淡淡淡淡淡淡……

但雨要來的時候，終還是要來的。就像要發生的悲劇，任誰也阻擋不了。唯等支撐到落幕的時候，也就到了永遠的安息——

我在雨中走去了。來到墓地，看雜草叢生，多少墓碑已倒塌腐朽，無法辨清上面的字跡。這些人，生前不也有他們底榮耀和恥辱？有不得志者淡然過一生，有風頭人物曾顯赫於社會一時，到如今都同樣掩埋在黃土下受風欺受雨凌。

人的一生算甚麼呢？幸福是甚麼？甚麼是幸福？只要經得起風雨，忍得了生命的坎坷，縱然到生命的終點，卻瞭解了幸福的含義，人生的價值，死又何憾何憾？

我又在雨中走去了。縱然濺滿泥漿，卻毫不在意。走着屬於自己該走的一段路。每段路都會有一個目的地，並不十分遙遠。只要小心，特別是在雨裏，不要滑倒，看清楚它。既是自己選擇的路，就要勇敢地走上必經之途。每跨一步，就更明白人生並非黑暗。具有信心和堅韌的生命力，就沒有理由膽怯。

又是幾番風來雨去，但微笑、微笑並不僵硬；但心境、心境亦不蒼老而枯萎。總愛期待著天空的雨虹，那彩色繽紛的雨虹。雖然雨虹是短暫的，短暫得像一縷輕煙。短暫也好，只要有意義。然而，在——已淡泊空白的生命冊上，還能重重地塗染上幾道顏色嗎？我期待。

印尼近代文學作品(一)

CHINESE LIBRARY

主席：我們討論印尼近代文學，意味着我們將談論五十年代的印尼文學發展。作為本講的開始，我請阿末兄先略述印尼近代的政治與社會變遷，阿末兄請罷！

阿末：五十年代是印尼的新生年代。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荷蘭承認印尼的獨立，因而結束了自一九四五年開始的印尼與荷蘭之間的武力鬥爭。自一九五〇年以後，武力鬥爭只成為歷史陳蹟而已。此後印尼開始以新的姿態出現在世人的眼中，在此之前，印尼是充滿暴力的國家，在此之後，民族意識已不再被視為重要的課題，人們開始重視道義問題、談論道義事件。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這種觀點。有些人仍認為，鬥爭尚未結束，必須繼續鬥爭下去。

主席：這種局面對印尼文學的發展有甚麼影響，巴錫兄可否解釋一下？

巴錫：這種局面會影響到印尼文學的發展。一九五〇年之前是摧毀人道的時代，這意思是說，道義價值不再受到維護；反之卻被踐踏在地上。因而，道義價值在當時的文學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部份文學家把一九五〇年以後的年代稱為道義價值復興的年

代；他們崇信宇宙性的人道主義。在『四十五年代陣線』一講裏，我們已談過這一點。

不過，五十年代的人道主義是傾向歐洲。當時，歐洲文學家談論哲學的問題，這正配合他們的思想潮流。在獲得荷蘭一個文化團體——Stius 的協助下，這種發展更加快速。有關的文化團體會協助印尼寫作人到歐洲去，使他們更清楚地認識當時的歐洲文化、文學與哲學的發展。

主席：因此，我們可以作一個結論，長久以來他們似乎是被局限在一個狹小的天地裏，現在才以驚奇的眼光來看待歐洲世界。他們企圖從歐洲帶回來一些東西，這就造成哲學問題在印尼文化與文學發展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阿末兄的看法怎樣？

阿末：事實確是如此。當時的寫作人所談論的是「存在主義」哲學，如果你不認識誰是沙特、卡繆、馬歇爾、祈克果，你就不配稱為寫作人。Sitor simorang 和 Wiratmo Sukito 亦成為寫作人談論的對象。這兩個人曾經在荷蘭政府協助下到過歐洲；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 Asrul Sani, Pramoedya 以及其他數名作家的身上。可是，並不是所有的印尼寫作人都受到「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有者並不參加他們的行列，有者不喜歡玩弄哲學問題，有者則沒有那種能力。不過，有一些卻向其他方面發展。那些參與 Leksa 的寫作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主席：剛才有提到 Sitor 的名字，Sitor 是一位喜歡把哲學問題帶入文學作品的知名寫作人。巴錫兄可否談一談 Sitor 之事？

巴錫：Sitor 是深受哲學病感染的寫作人，這可以從他的作品獲得証實。對多數的寫作人來說，譬如 Wiratmo，哲學就是哲學，不能把它當為文學的一部份。可是，存在主義哲學問題卻在 Sitor 的詩歌和戲劇內出現。他所寫的『珍珠之路』就是討論這項問題的戲劇。這部作品曾在二九五三年成為眾人討論的對象，尤其是當 Sudjarmoko 的批評文章『考察』雜誌出現之時。雖然 Sitor 是屬於四十五年代陣線的寫作人，但我們可以把當為五十年代最重要的寫作人。他的作品多數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後誕生，即他從歐洲回來以後的數年裏。他曾寫過數篇題材新鮮的戲劇，這些戲劇都收集在他的戲劇專集『珍珠之路』裏面。他是一位著名詩人，曾出版過數本詩集，即『青色的信』、

『新詩裏』以及『無名者』等。可是，後來 Sitor 改變了立場。他把自己獻身給政治，他認為參加政治是好的。這可以在他的詩集『新時代』內看得出來。

主席：阿末兄，我想問一問，跟 Sitor 同享盛名的寫作人尚有那一些？

阿末：Mokhtar Lubis，他是在出版了『無盡頭之路』這部長篇小說之後才成名的。這部小說是在一九五二年出版。Mokhtar 的作品不涉及這類的哲學問題。他注重在寫作。後來他的興趣偏重於社會問題，這類問題可以在他的長篇小說『耶加達之黃昏』以及『不毛之地』裏面看到。其實，這只能算是他的短篇小說的延續而已。只要留意一下他所寫的兩個短篇『妒忌』和『截丁香煙』，即可看出其中關係。這兩個短篇是收集在他的短篇小說『婦女』裏面，『耶加達之黃昏』的部份題材是取自上述短篇小說。

主席：剛才已經說過，Sitor 曾寫過戲劇。但據我所知，他的戲劇從未上演過；而且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並不大。也許其他的人在戲劇方面有更好的成就，巴錫兄認為怎樣？

巴錫：以寫戲劇成名的要算是 Utuy Tatang Sontani。他的戲劇也不涉及哲學問題，他只是為寫作而寫作。他寫了很多好的戲劇，譬如，『餐館之花』、『阿歪和末拉』、『可惜還有別人』以及『在玻璃面上』，都是很有份量的作品。他所寫的戲劇『天仙教母』是以異他傳統故事為題材，因為具有幽默感而獲得讀者們的喜愛。Utuy 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前開始寫作，這可以從一九四九年所出版的長篇小說『淡水鯉』中得到証明。但他並不因為這部長篇小說而聞名，他的主要成就就是在戲劇方面，而成名的作品都是在五十年代產生者。Utuy 的戲劇是以批評社會，揭發社會病態等題材為主。在『可惜還有別人』一劇裏，我們看到發生在一名丈夫身上的悲劇。因為生活窮困，丈夫對於妻子的醜行只好充耳不聞。他要的是妻子能賺錢，以增加家庭的入息。最初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可是後來卻出現一位哈志，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環境。這位信仰宗教的哈志不允許身為妻子者幹那些違反道德之事，他最後強迫丈夫採取行動對付妻子。

主席：我認為 Toto Sudarto Bakhtiar 也跟上述的寫作人同樣重要。他可能在五十年代之前開始寫作了；可是其地位是在五十年代之後才建立起來的。他亦因創辦『高塔』雜誌而成名。我請阿末兄談一談他的事！

阿末：Toto 不大受哲學的影響，不過，他好像曾經翻譯過一篇沙特的劇作『妓女』，這篇作品是發表在『印尼』雜誌上；這表示他跟存在主義哲學有關聯。Toto 的重要性是在詩歌方面，他跟 Sitor 一起為印尼詩歌帶來新的改革之風。這種風格多少跟 Chairil 所帶來的不同，但卻保存着 Chairil 所獨創的純熟技巧，並且在原有的風格上加多一些新鮮的東西。他們的詩不再以表達他們的心聲，而是注重在形體的描述；尤其是 Sitor，在其詩篇中可以看到傳統詩歌精神的復現，這是五十年代後期以及六十年代初期所盛行的一種風格。

主席：以上所談的，就是一批在五十年代之前未能及時發揮其才華的寫作人的活動概況。他們似乎被同時期有希望的作家所遺棄。當然，在五十年代前後相當活躍者亦大有人在。

巴錫兄可否補充一些意見？

巴錫：在當時，Pramoedya 的確是多產的寫作人。Pramoedya 所寫的長篇小說有好多部，譬如『貪污』或稱『米娜——金牙美女』。

Achdiat 也有過貢獻，但意義並不重大。Achdiat 的地位是因為一部『無神論者』而建立起來的。Idris 在五十年代或較後時期亦不重要，甚至於在短篇小說方面，他曾被 Mokhtar Lubis 以及其他青年寫作人所擊敗。M. Balfas 在創作上也沒有甚麼表現，他是因為批評文學而成名。

主席：五十年代馬來亞是以短篇小說和詩歌見稱，那麼請問阿末兄，印尼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阿末：在印尼，五十年代的主要活動是在短篇小說和詩歌，長篇小說的創作少得可憐。當時，戲劇也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五十年代的印尼文壇是被短篇小說，詩歌以及戲劇所左右。三者之中要以詩歌最為重要，其次是戲劇，短篇小說佔第三位。我這樣說是有理由的，因為在當時，詩歌和戲劇不斷地發展、不停地創造新風格，短篇小說則沒有甚麼變化；它只能當為一般散文看待。

主席：剛才已談過印尼新文學發展的概況，為了繼續我們的談論，還是選擇數篇作品作為研究的對象吧！先談 Ajip Rosidi 的詩篇，我請巴錫兄先介紹一下 Ajip 的生平。

巴錫：五十年代時期，Ajiip 是最多產的作家之一。他不但寫詩，而且也寫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他用兩種語文寫作，即印尼和巽他語文。Ajiip 從十三歲開始寫詩，至今已成功地出版三本自己的詩集以及一本與 Sobron Aidit 和 S. M. Ardan 合著的『路上相逢』。此外，他也以散文形式寫了許多故事書，其中包括『死年』（一九五五年）、『在家庭之中』（一九五六年）、『一間作為養老的大房屋』（一九五七年）以及『新婚者的行程』（一九五八年）。他喜歡寫自己的事，譬如小時候的生活，所經歷的苦難以及他的寫作生涯等。

主席：當我們談到 Ajiip 與詩歌創作的關係時，我們發覺到 Ajiip 所寫的詩，有長足的進步。在『路上相逢』所收集的詩篇，都是早期的作品，多數是描寫思鄉的情懷，內容空洞，阿末兄可否談談 Ajiip 的其他作品？

阿末：從『盛會』（一九五六年）詩集裏，我們開始看到 Ajiip 努力追求生活的理想、個人與社會經驗，耶加達勞苦大眾的生活以及受壓迫、受剝削的生活成為 Ajiip 所揭發的對象。但一般上來說，他在這詩篇裏只能把活生生的現實傳達給讀者，自己尚未領悟到不幸者的辛酸生活。他只以第三者的眼光來看待整個事件。在另一個詩集『尋找貨運』（一九五九年）裏，我們再次看到耶加達的哀歌。這一次，他已經成熟了，但仍犯上一點上述的缺點。『耶加達之歌』是其中最好的一個詩篇，Ajiip 這樣寫道：

沒有比耶加達更悲哀的歌

貼在乾燥的嘴唇

為傷寒而戰慄

咒嘴密封而又腐臭的日子

一切都已失去意義

為黃泥所粉抹

一切都已失去意義

為紫色天空所塗染

工作裏存着鬥爭
因為血是要流動
以及千萬種的需求
在百萬城市的生活

這是 Ajiip 對耶加達的看法。Ajiip 的詩歌所具有的特點是，語句淺白，流暢，又容易理解，主題也極為普遍。他不受哲學的影響。

主席：在『尋找貨運』最後一個部份裏，可以看到『在最高的山峰上』這個名稱，我們能否在這裏面找到新的或特殊的東西，巴錫兄？

巴錫：在這一個部份裏，我們看到了另一個形勢，那就是 Ajiip 回到他的家鄉 Gatiwangi。他嘗試研究那麼廣泛的巽他傳統文學。據他說，文學家都不注重鄉土。印尼的鄉土文學是他這一陣線、即五十年代寫作人所重視的問題。Ajiip 認為，印尼的寫作人多數認識西方文化，而且太多的寫作人採用西方文化的資料，所以他們（Ajiip 這一派）有責任發掘自己的文化。他自己在巽他文化裏尋找巽他民間傳奇故事和神話。窮苦人民的生活縮影以及巽他神話和傳奇故事重新在他的詩集『恩惹拉希丁的情書』出現。這是他最好的詩歌，讓我們欣賞其中的兩段吧：

我們已走在一起讓太陽懲罰

我們已走在一起讓黑夜吞噬

遇到作響的小屋角隅

在寬鬆的衣服一邊較大的鞋子裏

只有胸部高的小屋

只有六呎寬房間的小屋

我所喜愛的他們的小屋

充滿着無幽默的自由歡笑

充滿着自由歡笑和幽默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題材很普遍。這首詩似乎在抗議甚麼，而作者卻沒有太明顯的表達他對有關問題的哲學偉論。

主席：從詩歌中我們認識了 Ajip。除 Ajip 之外，著名的詩人尚有 Subagio Sastro-wardojo。他曾經出版過兩本詩集，一本是 *Symphoni*，出版於一九五七年；另一本是『白雪』，出版於一九六六年。他寫過一些短篇小說，而且出版過短篇小說集『受損的男性本色』。阿末兄能否談談這位偉大的詩人！

阿末：Subagio 被列為難以理解的詩人，這是因為第一，他的詩跟其他朋友不同；他所寫的詩是屬於理論性者，題材有關於道德、哲學和宗教。第二，他跟 Ajip 完全相反，他在城市裏長大，所寫的題材完全是來自城市社會。在詩集 *Symphoni* 裏，我們看到 Subagio 似乎覺得今日的世界，正面對着嚴重的道德問題。在這一問題上，他提到宗教、地獄和天堂等等事件。

主席：巴錫兄是否要補充一點意見？

巴錫：在『車站』一詩裏，Subagio 問天堂是不是跟火車一樣？在該詩裏，我們也發現他思想上的矛盾。他愛上流浪漢，但他又想上天堂。對他來說，如果沒有『愛與痛苦』，天堂是不會吸引人的。讓我舉一個例子作為參考：這首詩的名字叫做『神明已死亡』：

神明已在這邊緣死亡

只有蛇兒在泉邊絲絲作響

然後從口中吸食

對着影子微笑的妓女

這個世界是妓女

在引誘男人和聖人

掉入這下賤的泥潭裏

早晨再把他殺掉

從這裏可以看出，Subagio 對他現在所面對的世界不表滿意；因為世界已不再有好人，不再可以有拯救他的人，剩下的只是一些蛇而已。大家可以注意到，他把這個世界比喻為妓女，她把所有人類，包括聖人帶入罪惡的泥潭裏。這就是 Subagio 對世界的一種悲觀的看法。

主席：各位，接下來要談的是五十年代主要詩人 W.S. Rendra。他出生於一九三五年，是五十年代最主要的詩人。Rendra 曾在美國研究戲劇，對戲劇創作很有興趣，而且也懂得演戲。除了戲劇以外，他也寫過短篇小說和詩歌，曾於一九六三年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他已經流浪』。他在詩歌方面較有成就，出版的詩集是人們最喜愛的民謠詩『婚姻頌』。我請阿末兄談一點關於 Rendra 之事。

阿末：作為一名詩人，Rendra 比較喜歡在傳統的形式上加入一點現代化的色彩。民謠是民間傳統詩歌，它是所有古詩中最古老的一種。題材離不開英雄和戀愛故事。故事角色是取自民間的老百姓，不像其他的詩歌，喜歡以貴族作為主角。民謠是一種敘事詩，可以吟唱。那些熱愛 Rendra 的民謠詩的人，大多數是不幸的，被壓迫的貧苦老百姓。在 Rendra 所寫的民謠詩裏，一定離不開反抗暴力，欺壓和迫害等題材。我們可以舉『游擊隊』作為例子，這首詩是敘述一位英勇的青年人之死。他在夜間走過荷蘭人的堡壘，為的是要埋葬他已死去的母親。他被荷蘭人開槍殺死在路中央。Rendra 曾把這個故事搬上舞台，成功地揭發了荷蘭人的殘酷暴行。請看以下的句子，就可以知道 Rendra 所採用都是淺白、生動的句子：

藍色的軀體

藍色眼睛的眼福

男人摔倒在地上

以七個子彈孔

天庭大門被敲開

初陽燃燒起

憎恨之火光

少女走在紅色的黎明中

臂部盡是榮蔬

第一次看到她

她給予甜美的悲叫

以及蘿蔔葉之悲哀

主席：最後我請巴錫兄介紹 Rendra 的第二集詩歌，即『婚姻頌』，巴錫兄請吧！

巴錫：Rendra 的第二集詩歌分爲四個部份，第一部份叫做『婚姻頌』，亦即結婚之歌。

這些詩歌是頌讚妻子以及她們的幸福婚姻生活。讓我舉一個例子，這是從『情書』裏摘錄出來的：

我寫這封信

剛好是下着微雨

有如玩具的鼓聲

神祕的兒童世界

風在沙沙響

在嘆息在沙沙響

啊！我的娜蒂呀

我深愛着妳。

我寫這封信

剛好是天空在哭泣時

兩隻水鴨

在池塘中談愛

有如兩位頑皮的孩子

天真又可愛

搖着尾巴

以及抖動着羽毛

啊！我的娜蒂呀

我要娶妳爲妻

尖利的兩腳

觸及地面

堅定的愛情腳步

有如在黑暗中發光的金屬

向前勇進

絕不退縮

在這一首詩裏，大自然、雨點、微風以及水鴨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大自然的景物以及戀愛問題爲這首詩增添了羅曼蒂克的氣氛。在這部詩集的其他部份裏，詩人揭發在耶加達所發生的苦難與混亂。

主席：初期的印尼近代文學發展概況大致如此，在下一講裏，我們將談論相同的題目。

桃花源

從前我們都從那個地方來

在爆炸之前

沒有火花與激情

也沒有虛偽與欺騙

只有虛無飄渺的氣體

在太空裏無盡無邪地嬉戲

突然有一天我們都成了謫仙人

這世界的無窮哀愁與苦痛

寂寞與嘆癡

虛妄與貪戀

都是我們想要儘快渡過的苦海，無邊

但是我們該慶幸

慶幸終於有一天

不分尊貴與貧賤

大家都會回去桃花源

那個最初的地方

石在

每一個人，一定要在自己信心的火光中前進。——康拉德

就會生長，即使是在
最寒冷的荊棘地帶

石在，即使長滿灰苔
被無盡黑暗禁錮

也會有火
奮揚泗泳在黑暗中
亮起寂寥，焚燃寥落

石在，就會有狂急的噤噤風暴
以及無言注視的激憤衆眼
像星星在遠遠空際
睜看花開

如迸濺的血

或一種名之曰火的植物的種籽隨風嘩喇爆撒大地

石在

流水就會如流血流出動地音聲
從表深地層下響起

漸漸是洪昂如滾雷的洶湧
那是古羅馬早就霹靂過的歌吟

石在，就會有

詩在
在不息跳動的愛心中
成長

或許我們都還沒有回來

或許我們都還沒有回來，雖然結局已定成了兩隻不同飛向的孔雀，隔了一程披戴風霜，迢迢茫茫的雲和月，我們卻好像還踉蹌在雲華那深邃的秋巷中，在情淚還未沾濕的黃昏前蹲拾瓣瓣無從超渡成蝶的凋魂。

我們的歌是未經填譜的節奏，低沉而無助不能粘貼在浮游的風中，也不曾佔有定位。就好像將我們的赤裸覽盡，將我們的纏綿燃燒作痛楚掙扎的燭支一樣註定熬不過失明的時間，熬不過流傳不息，代代年年的壓制。雖然如此，我們卻好像還沒有回來，還攜手涉足在我

們低沉而無助的歌中，把所有的錯誤都留在身後的海湄。

在那裏，我們的手是虛無的，我們唇是燥裂的，而我們的體溫是靠近炭火的。僅有交疊起我們自己的體溫，如一座倦乏的山那樣輕輕，輕輕臥下，才迸流出片刻的安祥，以讓我們伏着聽見一溪流向朝陽那端的潺潺。

雖然沒有雋永和永恆，再回首時，月色都已陳舊，剝落和枯黃了，念念的人，是非對錯皆已不再重要了。當一襲信念的飄飄雪衫不再，髮和燈盞不再，誰又能知道還有甚麼才是重要的呢。

或許我們是真的都還沒有回來。或許。

更真實的音樂

沒有世人相信這樣的真理了：

你的名字你的思維

與我的村莊我的煙囪

之間

多少個十年後

還可以劃上「等於」的符號

恐懼遂如波羅的海的浪潮擊向你

你的聲音是灰燼從空中撒下

但我的田園與城堡有更真實的音樂

我坐看滿天燦爛的星斗

想起你告訴我的一句喻世語錄：

空際只有人造衛星在明亮

我的天我竟然相信了多少個十年

雙重的人

夜晚，檳城美輪酒店頂層的旋轉餐廳。

王文華雙手攔架在桌面，雙掌連在一起架成了個拱門。他的臉龐攔在拱門上，眼望透玻璃窗，望向對面北海的一市點點滴滴，及如撒在黑幕上，如星星閃爍着的輪船上的燈光。這一切都漸漸地向左邊慢慢移去。

室內，輕音樂泛漫着。那玩着電風琴的樂手閉着雙眼，十指飛舞在琴鍵上。現在才七點多，生意冷淡得連女招待都不知躲到哪兒。

王文華望下桌面上的啤酒，然後又移視腕上的手錶，比約定的時間還早十五分鐘。等下，如何向莎莉開口呢？他站了起來。或者，打個電話給莎莉，叫她不用來了。明天，可能形勢會有轉機，可能整個事情會化大為小，化小為無。

他走向公用電話櫃。把一角的錢幣塞進電話機，然後手指在號碼盤上旋轉着。對方的電話「吱吱」地響了下，這時，他才發覺剛才轉的號碼竟是自己公寓的私用電話號碼，不禁苦笑下。正想放下電話筒時，對方卻有人提起電話筒「哈囉」了一聲。

他嚇了一跳。怎麼會有人來接聽電話呢？他單身住在這公司配給他的公寓裏，而且剛才

他出門時，他還記得他有把全部的門戶關上。怎麼會有人來接聽電話呢？喬治東尼他們來嗎？也不可能，他們沒有他房間的鎖匙。他呆了會兒，對方已不耐煩地「哈囉哈囉」叫着。

「哈囉。」他清醒起來，該是家裏進賊了。

「哈囉，你找誰？」對方說。

「你是誰？」王文華握着電話筒，心中盤算着如何拖住對方，同時他這邊再設法通知警方。「哈囉，你是誰？」

「你管我是誰？是你打電話來的，你該告訴我你是誰？」對方沒好氣地說。

「你的號碼是不是七八一五〇四？」對方的聲音很熟悉，但卻想不起他是誰。王文華的手一邊招攔，企圖引起吧櫃間侍者的注意。

「是呵，這是七八一五〇四。這是王先生的公寓。」對方不耐煩地說：「算了，我是王文華，你是哪一位？」

「王文華？」王文華跳了起來，難怪對方的聲音那麼熟悉，原來是自己的聲音。

「哈囉，哈囉，你是哪一位？」

「我是王文華呵。」王文華回答。

「王文華？」對方也驚叫道。靜默了會兒：「別開玩笑，我王文華在這裏接聽你的電話呵。」

「是呵，別開玩笑，我王文華在這裏打電話。」王文華急忙說。同時向吧櫃間已注意他的手式的侍者擺了手，表示沒有甚麼事情。你怎麼向他解釋你自己無意中打電話回自己的家時，發覺自己卻在電話筒另一邊接聽自己打來的電話？你怎麼能叫他去報警，讓警察到自己的寓室去逮捕自己？對方的聲音就是自己的聲音，對方的語氣也是自己平常的語氣。看來還是先把事情搞清楚再作打算。」等下。先生，我們來搞清楚下。我是王文華，我正在美輪的旋轉廳等候莎莉。你怎麼會是王文華呢？你到底是誰？怎麼會闖進我的公寓，接聽我的電話？」等等。你得搞清楚，我才是王文華，我正坐在我的公寓裏看電視，也正在等莎莉的到訪。莎莉剛來電話說她要直接來公寓找我，而我正在這裏等她。我怎麼會跑到美輪打電話給我自己？」對方似乎發覺事態嚴重，再三地重申：「我是王文華，你聽聽我的聲音。」

「我才是王文華，你也聽聽我的聲音。」無可否認地，對方的聲音確實是他的聲音。他一時對他存在這美輪旋轉廳上的自己懷疑起來。

「你的聲音確實是我的聲音。但我也確實是王文華，確實是我自己。我怎麼會跑到外面打電話給我自己？你怎能跑到外面打電話給你自已。不對，不對。這是怎麼一回事呵！」對方憂愁的說。

王文華的心一直在沉，一直在跌落。這怎麼可能呢？在這世界上再出現一個我自己。一個自己已很辛苦困難地生存着，再加多一個自己不就更荒謬了嗎？兩人之中只有一個能被允許生存在這世上。另一個必須被消滅，從這世界上消失掉。但對方是自己呵，消除自己？如何消除？報警說自己闖進自己的公寓，叫警方把自己逮捕起來？

「喂喂，等等，你怎麼能證明你自己就是王文華？」對方沉默了會兒，然後說。

「是呵，你怎麼能證明你自己就是王文華，而且證明這兒的我不是王文華？你怎麼能否認我在這兒活生生的存在呢？」

「我不能否認你的存在。」對方說。「你也不能否認我的存在。我剛才用牙齒咬我的舌頭，我感到痛楚，這證明我不是在作夢。」

「我剛才才咬我的手指。我也感到活生生的痛，我也不是在作夢。」王文華說。他的眼睛巡視下餐廳。旋轉廳已轉朝向升旗山。整山的星火閃爍着。這是事實，活生生的事實，那就是王文華真的在這裏。

「我看，急也沒用了。」對方溫和地說：「你說，你是王文華，那麼你告訴我你的嗜好，生活習慣看看。」

「好吧。我告訴你的是我真真實實的我。但你也誠實點。這不是鬧着玩的。這關係到你我存在的問題。」王文華只好妥協地說：「你知道，你與我之間只有一個才是真正的王文華，也只有一個王文華才能生存在這世界上。」

「我同意。」

「好吧。我喜歡看電影。不抽煙。喜歡啤酒，喝蛋湯，喜歡游泳，看書，看七等生的小說。還有我的女朋友是莎莉。」

「呵！」對方驚叫了起來：「我也喜歡這些。」

「看來，這樣並不能證明甚麼。」王文華感到頭皮發麻，心在收縮發痛。這怎麼可能呢？「這樣吧，放下電話，想想你的存在是不是個事實。等下我再打電話給你。最好你能消失掉，永遠別接聽我的電話。」說完也不等對方的回答，王文華就放下電話筒。

王文華走到他的座位，坐下。天，這是怎麼回事？憑空冒出一個人來說他是你自己，而且霸佔了你的住所，搶走你的女朋友，還大言地說他是真真實實的你。他招手把位女招待叫來，叫多一杯啤酒。那女招待捧了杯啤酒來時，他低聲地對她說：「小姐，我想請教個問題。可別驚慌。」

「好的。」女招待露出一口白齒說。

「剛才我進來時，後來我站在那兒打電話，現在跟你講話，你都能看見我嗎？」

「呵，你說甚麼？」那女招待驚睜着雙大眼。

「噢，沒甚麼。我鬧着玩的，謝謝妳。」從女招待的表情看來，他是活生生的一個人，不然她怎會對他的問話感到驚奇。

王文華呷了口酒，腦海卻一片混亂。他站了起來，向公用電話櫃走去，他用手指插入旋盤。七——八——一——五——〇——四。他的口唸着這個號碼，眼睛看住手指插入正確的數目字後再轉動。電話那一頭「吱吱」地響了起來。一次、二次、三次。都已「吱吱」地響了三次而還有人接電話。王文華心頭不由一鬆，或者那個說他是王文華的人已消失，或者剛才的對話只是一種幻想。當王文華正想把電話筒放下時，對方卻提起了話筒「哈囉」一聲。王文華倒吃了一驚。

「哈囉。你怎麼還沒走？」王文華吃吃地說。

「我怎麼還沒走？我爲甚麼要走？我是王文華呵。」對方似乎也嚇了一跳，吃吃地說：「我倒該問你，你爲甚麼還打電話來？」

「媽的，這倒麻煩了，你似乎真的是我了。」王文華抓著頭，感到冷汗在背後流下：「我們不能這樣地拖下去。我必須回去睡覺。我回去前，你做做好事，走開可好？」王文華近乎哀求地說。

「唉，先生。我是王文華，這是我的家，你要我到哪兒去？」對方也感到煩擾，嘆了口氣說：「我剛剛想過了。這是個現實的世界。只有一個王文華能生存在這世界上，對不？」

「我同意。」王文華說。

「好。我住在這兒，我擁有這兒的一切，衣服，工作證，出生紙，銀行戶簿，存款簿，全部都在這兒，安安全全地在這兒，我該生存下去。」

「等等，先生。」王文華截住說：「我在這外面，自由在地移動。我的身份證在這兒，汽車在這兒，你只不過囚在一斗之室內。我才應該生存下去。」

「那該怎麼辦呢？」對方說：「我們不能這樣拖下去呵！」

「這樣吧。」王文華想了想：「我們各自別打擾對方，反正我也對我的工作及現在的生活感到厭倦。不如我回家鄉去，這兒的生活都交給你，大家各自愉快地生存下去。」

「這怎麼成？」對方截進來：「我如何能在知道有另一個我在另一個地方生存着的情形下愉快地生存下去，而且我又沒有身份證，駕駛證等等。」

「這倒是事實。」王文華沉思了下來：「這樣吧，我也不想回到我那他媽的寓室去會見他媽的那個自稱是我的王八蛋。這樣吧，我讓步。你既然這麼願意成爲我這位王文華，就讓你去嚐嚐作爲王文華這個人的滋味如何吧。你說你是我，那你必當知道我今天在公司發生的事，你明天就替我上班去吧。」

「怎麼，就憑這番話，就能證明你不是王文華。王文華是個敢面對現實的人。」對方諷嘲地說：「明天，我當然還要如常去上班。知道嗎？一個月二千元的營業主任不幹，想喝西北風過日子呵？媽的，就未曾見過如此固執、自負、自以爲清高的人。」

「好啦，好啦，別教訓人。」王文華粗聲地對着電話筒嚷道：「今晚，我就暫時住在酒店。我希望明天太陽光一照，你的原形顯露而遁逃。但我警告你，我只給你一天的時間，明晚當我回到我的寓室，那時將是我存你亡的時候，O·K？」說完，王文華重重地摔下電話筒，然後走出旋轉廳餐室。

王文華舉目一望，北海的一脈萬點燈光又再閃爍在夜空。

王文華雙手拉開窗簾，大把的陽光潑水般地倒入房間來。他感到一陣眩目，不禁掩着雙眼退坐到床上。他再張開眼時，橫城海峽的一片蔚藍就映進眼膜。天空一片晴朗，然而他的心情沉重得幾乎昂不起頭來。今早他一醒來就想起昨晚的遭遇，不由使他懷疑他的存在是否是個事實。這一室傢私擺設提醒他這是一間酒店的客房，也就證明了他現在在着的活生生的事實。但昨晚是怎麼一回事？他多希望那是一場夢，而今早夢醒時，他發覺他是睡在自己寓室的牀上。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他今早醒來時，他是夢醒自一張陌生的酒店客房的牀上。昨晚的那番對白一直在腦海中盤旋。

他看下手錶，已是九點半。他瞥見放在牀頭的汽車鎖匙串，不由想起那個自稱是王文華的那人是否已回到公司去上班？沒有汽車他又如何去上班呢？他提起電話筒，向酒店接線員要了條外通電線，然後慎重地旋轉自己寓室的電話號碼。電話那一頭「吱吱」地響着。他緊張惶恐地等待着。沒有人來接聽電話。聽筒傳來陣陣「吱吱」的叫聲。王文華緊繃着的臉隨着「吱吱」之聲逐漸鬆弛起來。那人不在。或者那人根本就不存在過。然而，或者那人已上班去了？想到這，王文華的心又不禁激跳起來。他輕輕地放下電話筒。他發呆地瞪着電話機，該怎麼辦呢？

他又提起電話，轉了自己辦公室的電話號碼。

「哈囉，早安，這是四海公司王經理的辦公室。」電話那頭傳來秘書瑪莉甜美溫柔的聲音。

「哈囉，瑪莉，我是B·H·王。」王文華連忙說。自己今天不上班，本應該打個電話給瑪莉的。

「哈囉，王經理呵，對不起，王經理呵，對不起，王經理不在辦公室。他去會見我的總經理。」瑪莉有禮地說：「可否讓我知道你是誰？」

「呵，瑪莉，是我，B·H·王。」

「B·H·王去會見了我們的總經理了。」瑪莉似乎沒有認出他的聲音。「我能幫助你嗎？」

王文華突然醒悟起來，難道那個人真的已代替他上班去了？「甚麼？瑪莉，妳是說妳的經理B·H·王今天有去上班？」他感到汗珠在額頭上泌出後滑下。

「是呵。我們的經理有來上班。」瑪莉不耐煩地說。「請問你是哪一位？我們的經理現在跟總經理開會，有甚麼事嗎？或者你要留下口訊？喂，喂喂！」

王文華失魂散魄地放下電話筒。真的，真的有這個人，而這個人已搶奪並佔據了他生存的地位。他已活生生地被人踢出。

現在只剩下莎莉了。然而莎莉是不是已給那人拉去了。那人是否已聯絡了她而使她接受了他存在的事實？王文華如夢初醒地急忙拿起電話轉了莎莉工作地方的號碼。

「哈囉。莎莉嗎？是我，B·H。」

「喂，B·H，還有甚麼事？」莎莉的聲音傳來：「等等，李先生，我的信一下子就可打好了。」莎莉似乎忙着向另一個人說話，然後又轉過來：「B·H，有甚麼事？剛才你不是才來電話嗎？我很忙呵。」

「剛才，剛才我打電話給妳？我有打電話給妳？」王文華抓緊電話筒，語無倫次地說。

「我不是跟你說過我媽媽出來了我這兒，昨晚我失約，很對不起。我剛才不是跟你道歉了嗎？我們不是約好明晚再見面嗎？」莎莉匆忙的說。

「喂，我真的有打電話給妳？」

「我很忙。對不起，明晚再談吧。」說着，她就將電話掛上。

王文華拿着電話筒，愕然地瞪着映現在梳粧檯上鏡內的自己。一股冷意自腳尖爬上，伸延過他的身子，伸向他的腦膜。他感到頭皮發麻。

王文華縮縮身子，像隻蝦子般弓着躺在牀上。他時而閉着雙眼，時而張開眼瞪着天花板。這是個難以接受的事實。有個人，一個自稱是你的人，在你出來吃晚餐時，走進你的寓室，佔據了它。第二天，他替你上了工，且把你的女朋友也搶去了。或者反過來說，你自己根本就不會離開寓室。只是部份的你厭倦了你的身軀，你的思想或你的生活方式，所以就靜悄悄地離開你的身軀，走到外面去了。而這部份脫離了身軀的——就說是靈魂吧——竟跑到美輪

旋轉廳來吃晚餐，然後還打電話給留在家裏的你自己。或者，或者你自己已分裂，分裂成兩個迥然不同的自己。或者你自己根本就不會存在過。這只是個夢，一個荒唐的夢魘吧。王文華睜着眼，雙手插進頭髮間緊絞着。這怎麼可能是夢呢？他感到痛楚。那痛楚從頭皮的神經蔓延。這是個事實。王文華不由弓着身子緊抱着雙臂躺在牀上痛苦得呻吟起來。他可以感覺到淚在眼眶中飽和，胃部在劇烈地翻滾，酸液在胃腸四處竄流，他有嘔吐的感覺。他不由地咒罵起那人來。然而，又想想他媽的那個人今早上班要面對總經理的那付嘴臉時，他又不由地樂了起來。那人將如何打圓場呢？他媽的，這下可不是我的事了，就讓那人去解決這趟事吧，我也樂得清閒。王文華緊閉着雙眼，嘴角綻開笑意。但緊接着，他又聯想到那人可能會出賣他自己，或是他自己的原則時王文華又不禁痛苦得呻吟起來。昨天爲了那佣金的事和總經理扯下臉。然而今早那人可能向總經理投降，接受了總經理的獻議，現在就在辦公室內平分那筆佣金呢。想到這裏，王文華不禁感到失敗的苦澀。不止是對總經理的失敗，而是對一個人人生的失敗。在這社會上經不起現實沖擊的敗北感。這時，他想起莎莉。想起莎莉剛才冷冰冰匆忙的聲音。他感到孤獨、寂寞。如果那人有能接總經理的獻議的性格，那麼那人更適合莎莉了。莎莉一直就埋怨他這個人不夠圓滑，骨頭太硬，硬得刺戳人。在他與那人之間，毫無疑問地，莎莉將會選擇那人。這又是個失敗。失敗，孤單，寂寞，驟然間，王文華竟有消滅自己的企望。

王文華坐了起來。下意識地望下腕錶。三點半。三點半，這不只意味着那人還在公司上班，也意味那人已離開了家裏。而這，不正是他重新奪回他昨晚和今天所失掉的機會嗎？王文華清醒起來，急忙抓起攔在桌上的汽車鎖匙串。

王文華停下車子，乘上升降機上到七樓的公寓。抵達門口時，剛好住在對面的林太太牽着隻北京狗出來。

「嗨，王先生，好。」那老太婆眯着眼笑着說。

「妳好，林太太。」王文華堆起笑臉，同時把鎖匙插進門鎖。他手轉動鎖匙時，才發覺鎖匙被卡住了。他不由用力地扭轉鎖匙，並用肩膀頂撞大門。

「怎麼，又弄壞了？」林太太好奇地問。

「甚麼又壞了？」王文華回過頭來，疑惑地問。

「怎麼？你今早不是剛換過了鎖頭嗎？又把鎖匙掉了，還是鎖頭壞了？唉，現在的東西都不耐用囉。」

「甚麼？我換了鎖頭？」王文華低頭一看，果然大門的門鎖是嶄新的，難怪鎖匙轉不動。定是那人搞的鬼。那人怕他回來重奪回他的寓室，是以早上連門鎖都換掉了。「嘔，是的，我……我有換了鎖頭，但鎖匙又掉了。」王文華支吾地，苦笑着轉向林太太。「林太太，幫幫忙，妳家中可有鐵柄，我看我得把鎖頭敲開才行。」

「你這人，唉，今早才換了鎖頭，現在就要敲掉了？」林太太看着他：「你的車呢？修理好？」

「車？甚麼車？」

「哈，年青人怎麼這樣糊塗，今早你不是說車壞了送去修理，然後搭了我先生的車下坡底嗎？」說着，她搖幌着那頭霜髮，打開了自己的大門走了進去。

王文華一時傻住了。又是一個證實，證實有這麼的一個人，那個自稱王文華的人，活生生地出現在這兒。這不是夢魘，是個事實。他不由閉上眼，掩住嘴。他幾乎嘔吐起來。

王文華把門打開時，已累得滿頭大汗。林太太疑惑地望着他走進大門的背影，搖搖頭牽着她的北京狗走向電梯間。這時，夕陽橙黃色的光輝透過玻璃窗照射進來，籠罩着王文華的身上。王文華站在窗前，望向一輪落日，竟沒有發覺那夕陽沒有替他照出一個影子來。

王文華坐在黑暗中的沙發上。雙眼瞪着大門。他的腳架在小凳上。他一直在想着從昨晚到今天所發生的事。他無由地感到疲憊脆弱，全身乏力，連站起來的力量也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他想挪動他的腳，但他的腳卻千斤重地根植在木凳上。從他的心房吹出的陣陣寒意，延伸向四肢。剛才，那人的聲音充滿自信而又宏亮地從電話筒傳來：「你等着，你等着，我現在就回去，我回去把你收回來。我想明白了，你只不過是我的影子吧了。」那股自信，簡直是理直氣壯地一下子否決了王文華的信心。王文華的心頓時冷了下來。

起先，是王文華充滿自信地打電話到辦公室去。

「哈囉。」王文華拿着聽筒，聽到自己的聲音從對方傳來。

「哈囉，是我。」王文華環視下寓室，滿意地說：「是我，王文華。你這王八蛋，我已回到我的寓室，並已佔據了它。」

「甚麼，我不是已換了鎖頭？」對方的王文華吃驚地說。

「那難得了我嗎？混蛋。」王文華愉快地罵道：「今晚該輪到你去住旅社吧！」

「喂，你這是甚麼意思，我才是王文華。我報警，叫警察捉你，控告你私闖強佔私人產業。」那人怒沖沖地說。

「去告吧，去叫警察到你的寓室去逮捕你自己吧。」王文華想到昨晚他也曾遇到同樣的處境，不由樂了起來。

對方沉默了。

「怎麼，今天的工作怎樣？和老頭子和解了嗎？」王文華問。

「當然和解了。你以為自己清高呵。短視的東西。」那人沒有好氣地罵道：「我已跟總經理講妥，接受對方的條件，我們五五對分。」

「媽的，你出賣我，你出賣我！」王文華怒吼道。

「你喊個屁！」那人說：「以你這種自以為清高的性格，是不適合在這現實的社會生存下去的。今早要不是我去打圓場啊，連這份工作也要被丟了。」

「你是說你答應了？」

「當然啦。」那人大聲地說：「你等着，你等着。我現在就回去，我回去把你收回來。我想明白了，你只不過是我的影子吧了。」

那人自信的口氣頓使王文華的心冷起來。影子影子，驟然間王文華感覺到自身的力量及重量都消失了。

王文華看着門鎖扭轉了下，然後大門被推開。他看着那個自己走進來。那人在他前面站定，然後按亮枱燈。

「你回來了？」坐着的王文華疲憊地望着那人。

「外面真熱。」那人鬆了鬆頸項上的領帶：「怎麼，爲甚麼不打開冷氣？」說着，那人按動冷氣機。一陣「嗚嗚」之聲在室內傳開來。那人在王文華對面的沙發坐下。

「怎樣？該決定下你我之中那一個生存下去吧！」那人微微一笑說。

「當然是我。」王文華連忙說。

「你？」那人嘲諷地說：「你？以你的性格？你？怎樣，你還蠻喜歡你的生活方式嗎？跟上司合不來，與莎莉談不上幾句就要吵架，自以爲是，別人都俗氣。你還想生存下去嗎？上個月你還不是想自殺？今天早上你還想過要自我毀滅，你又何苦要生存下去？」

王文華不由低下頭，沉默會兒說：「那你呢？憑甚麼要讓你生存下去？憑甚麼要我把你位子讓給你？憑甚麼我就該死？」王文華望着那人，掙扎着說。

「只爲了我比你圓滑，只爲了我比你現實，只爲了我比你更快樂達觀。」那人眨眨眼：「這已足夠把你悲哀多愁的生命丟掉，讓我代替你整個生命。這不是更美好嗎？你不必再失望，我卻能把我們的生命弄得更愉快些。」

王文華沉默地注視着那人。空氣在雙方的凝視中凝結。

然後那人說：「怎麼，你有甚麼後事要交代嗎？」

王文華悲哀地搖搖頭。

「我是說你是否甚麼沒有辦妥而想了辦的事？」

王文華抬起頭：「這有甚麼分別嗎？你要做的和我要做的？」

「沒有。」那人微笑起來。

「看來我還是放棄的好。」王文華解嘲地說：「或者你能做一件事吧，那就是：好好地照顧我——或者你——自己吧。」

那人微笑地注視着坐在沙發上的王文華，看見他逐漸在沙發上淡薄消逝，而他腳邊的影子卻逐漸濃黑而重現起來。

這時，枱邊的電話響起來。那人拿起電話筒。

「哈囉。我是王文華。呵，是莎莉嗎？」王文華愉快地回答說。

流螢

「曾經在山上，我看過成群的螢火……蠻壯觀的。」夜黑得沒月沒星的，偶而看見街上幾盞車燈馳過。小葛把手搭在女孩的肩上，一陣冰涼從指端傳越過來。夏夜，女孩的肌膚是冰玉的。

「是山上一座橋的橋下，一隊隊巡戈而過，夜黑而螢亮，那個感受很深沉，你知道嗎？我最近常想起這回事，一種壓迫感來自過度的黑，而螢火的微亮給你一點解脫。……嘿，很有意思的。」小葛說着向夏兒瞧瞧，她的側輪廓在黑暗中仍然誘人如昔。不知哪來的一點光，偶而閃爍着她眼睛的晶亮。

夏兒沒說甚麼，夜居然有點寒。

「大哥昨天來信，說可能最近部隊要北調，他問我怎麼最近都沒信給他，是冷了？也問起你研究所準備得如何？也說你最近也沒給他寫信，還說，我們斷絕他的精神食糧，看信是他軍中唯一的快樂……。」夏兒像夢囈，頭也沒轉只噙着，沒甚麼表情。

「我們」兩個字，也許大哥是無心之用，也許是夏兒隨口說的，總讓小葛心中一陣紛亂。

夏兒一向叫「大哥」慣的，小葛雖也認他是大哥，但卻叫不上口，寧稱他「小寶」。一個多月來，小葛雖然有心寫信，但每提筆來，卻像面對小寶一樣，說不上口。上個月前小寶的一封信，裏面寫了一行：「向我們共同的女孩，夏兒問好。」一句小寶常喜歡用的玩笑話，小葛現在已笑不出來了。

記得小寶入伍前一夜，夏兒、小葛與他三人破天荒地聊天到午夜，在夏兒的房間。本來小葛想先回宿舍，讓「小倆口」能單獨聚一塊兒，但小寶興緻很高，要小葛買些酒與零食，在夏兒房裏唱歌。那夜直到房東敲門，三人才轉移到校園裏散心去。臨出去前，房東還在嘀咕着「不像話」，「放蕩」之類的話。小寶只說看看樣子夏兒得搬家了，夏兒笑得人仰，房東在他們去夏兒那裏時總是這副惡容，果然不錯，隔不了幾天，夏兒便接到「下個月我們不租學生」的通知。只是夏兒一直說找不到房子，拖了四個月才搬走。

小寶那夜在校園裏握着夏兒的手，沒說出怎樣具體的話，但他捨不得離開夏兒的心情卻很明顯，夏兒怕他太難過，也並沒顯露出任何憂鬱，一直笑着，詛着風話。

「一樹桃花千朵紅」逗得小寶直叫「去你的」。夏兒蠻體人意的。那夜送走夏兒後，小寶還與小葛聊到天亮。

小葛一直沒有忘記小寶臨走前的一句話。

「千萬別讓夏兒孤單，別讓夏兒想太多，父、母雙亡的孩子我們該盡一點心去照顧她。可惜，我還要當兵，不然我便娶她。小葛，如果你還有空的話，我知道你是書呆子，如果還不妨礙你唸書，陪陪夏兒，多聯絡了。」

夏兒把頭倚在小葛的肩上，夜裏蟲聲嘩然。

「我面對不了他，但又放不下心，不想他，葛，你說怎麼辦？」小葛輕撫着她的臉，擁着她的肩，並不嫉妒夏兒的徬徨，事實上小葛也沒有佔有夏兒的企圖，就像小寶說的，「我們共同的夏兒。」沒甚麼好紛爭的。

基礎訓練結束後，大哥回來一次，小葛忙着上課，忙寫報告，就「小倆口」玩去了，小寶黑成木炭，西瓜紋的頭，上上下下把他過去飄逸的樣子徹底的改了過來。只有一樣沒變，說起話來還是妙語如珠。小寶不像一般當兵的人，一回來便說的、想的都是當兵人語言，沒

提到甚麼只說是「體能訓練」的好地方。一切都老樣子。

小寶還提起拍實驗電影的事。小葛與他一致「同票」通過，禮聘夏兒充女主角，藝名就用夏兒。

幾個月來，小寶的想法一點也沒改變。夏兒也出奇有興趣。看到小寶與夏兒鬧樂時，小葛心中一直很羨慕，夏兒有女孩少有的豪情，與小寶的狂放正是一對。

搬家的事一直到小寶走後半個月才決定，搬家是個壞兆頭，小葛心裏一直這麼覺得。要不是搬家，也許夏兒也不致於與他陷入。搬好東西時已是晚上六點了，夏兒說她準備去洗澡然後再吃飯，小葛累了一天，便輪在床上入睡，一直到夏兒叫他。洗過澡的夏兒，令小葛有一種很難排遣的寂寞感，小葛醒後沒馬上起床，只是注視着白熱燈下的夏兒，夏兒在鏡前梳着頭，小葛有一種想握夏兒的手的慾望。雖然握着夏兒的手並不是沒有過，幾個月來，陪夏兒逛街、看電影時夏兒都很自然的挽着他的臂，那並沒甚麼，小葛心裏一直怎麼想着？甚至上咖啡廳聊天時，有時夏兒也會讓他玩弄她的手掌，玩着看手相胡扯的遊戲。

夏兒的手，該不是陌生的，但小葛心中卻無法抑制去亂想手的意義。

直到，夏兒梳好頭之後，別過頭來，小葛還在沉思。

「還賴着不起來，吃飯囉？」夏兒伸手去拉小葛。

小葛觸到夏兒的手時，那種感覺已不再像在電影院裏、逛街、咖啡廳裏的感覺了。

小葛沒起來的意思，那股重量使夏兒重心不穩，而坐到床頭，小葛輕輕地拉攏她，夏兒好像意識到甚麼地，閉上眼睛，讓它發生。小葛擁着她，這是他第一回擁抱一個異性，然後，粗魯地無章地咬着夏兒的唇，夏兒沒反抗地漸而主動地教他唇的動作。

「該去吃飯了。」

夏兒起身拉拉皺衣服，她沒讓小葛覺得剛剛的行為是越軌太多。而很平淡地把它抹去。

小葛起身後的第一句話卻是：

「對不起，夏兒。」

小葛想着如果那夜不說那句多餘的話，也許大家都會很快地便把發生過的事淡忘，就像沒發生過一般。

夏兒的心裏是善良的，也並不以為小葛的作法卑劣。就像小寶常說的一句話：「有時候，我們無法時時走在正路上，偶而也會逾越常規。」每次小寶背着夏兒去跳舞時，回來後都向夏兒坦白，便喜歡這麼為自己找下台，夏兒是無所謂的。

但小葛不一樣，小葛心中一開始便懷着罪感，夏兒被那「對不起」三字，迷糊着、想着、是她惹起的，小葛只是無辜者。就這樣大家都有錯、大家都沒錯地讓它發生下去。

「葛，好冷。」

「夏兒，別想那麼多了，至少小寶回來前別想。」他摟緊夏兒想把體溫傳給她。

「明天捎一信給大哥，就說一些學校裏的事兒，還有你、葛，瞞他好呢？還不瞞好？」

「別告訴他，只告訴他，我們最近看的電影，與音樂會。」

「嗯，大哥，葛不想那些好嗎？」她倚得更緊。

「夏兒妳悶嗎？……別讓大哥覺察妳的憂鬱，他會傷心的，別讓大哥覺得妳孤獨……」

小葛不知怎麼改口稱他「大哥」。

「夏兒，我心中就像一抹漆黑的夜，流螢一陣陣飛過，我實在無法了解自己，無法點亮我自己，那麼不可知的黑夜。」小葛懷裏的夏兒埋頭看，耳朵藏入髮間。

夏夜，黑壓壓的，如果真有流螢飛，那該是怎麼的景象。

朱雪蕊

朱雪蕊側頭把長髮垂散下來，梳了幾下，放下梳子，盯着鏡裏穿上睡衣的自己，彷彿鏡中人不是她，是另一個女人。三十多歲，兩個孩子的母親了，朱雪蕊依然有着青春少女的身段和容貌。幾年前她懷着第二個孩子的時候，還有個男人嘆為觀止對她說：「永遠的朱雪蕊，妳怎麼總也不老。」她笑瞋：「呸，你以為是尹雪艷咩！」幾年後，她看見那個曾經驚艷的男人，才三十歲出頭，天平已微露歲月的軌迹。但是朱雪蕊依然是明麗似雪、韻緻若蕊的朱雪蕊，叫男人看了皺起眼角，同年代的女人看了蹙眉。誰說女人不比男人經老。有一回，某女士表露自己成熟嫵媚的風情後說：「戴太太不是不老，簡直是越活越年輕。」聽的人都知道她一語雙關。朱雪蕊聽了也只是從容的淺淺一笑。

這麼晚了。戴還沒回來。朱雪蕊把兩個孩子哄上床後，整間房子頓時沉靜下來，幾乎甚麼聲音都沒有了。

人人都說朱雪蕊是個幸福的女人，她也自認是個快樂的女人。她曾說，快樂是麗容長駐的源泉。

朱雪蕊心裏卻很清楚，她的幸福快樂其實並不完美無瑕。戴軒堯是她最後的抉擇，卻不是她最摯真的希望。她知道，有些東西，只好讓它永遠冬眠，在春天也無以甦醒，或者，「卻道天涼好個秋」。

「這麼晚了，甚麼聲音也沒有了。」他說。那年的最後一個月，雨水豐饒地落在大地。

「我相信我們會聽到某種音籟的。」她固執地說。他喜歡看她固執時的神情。

「這麼晚了，在這城中？」

「是的，我想我們就快聽到。」

「那會是甚麼聲音呢？報佳音，還是一個初生嬰孩的啼聲？」

「不是吧，但我知道，總有某些音籟要劃破這沉寂的黑暗。」

他們站在十七層高的窗前。黑暗裏除了點點滴滴映耀到天明的燈火張着眼不動地亮着外，就只有黑暗與沉靜。他轉過頭去望着她，她似乎在沉思地立着，垂下眼睫。他喜歡她那對迷茫若夢的大眼。他知道自己有能力撥除這層迷霧，探觸霧幔後的明心與真情。但是為甚麼她總是那麼飄渺迷惘，那麼難以捉摸呢。

「是的，雪蕊。」

「是的甚麼？」

「只要妳相信會聽到，妳就會聽到。」

「我們會聽到的。」她轉過頭，笑了。

他把手貼在她頸後，又輕輕摸觸她的鼻子。他喜歡她的鼻子，他喜歡看她皺鼻子。

「妳在想甚麼？」

「甚麼也不想？」

「真的，連我也不想？」

「你伸手可及，何必再想。」

「可是我要走了。我走了妳會想我嗎？」

她不作聲。

「雪蕊，告訴我，我是不是妳的第一個愛人？」

他不應該問的。有甚麼好問呢？他是不是她第一個愛人，他應該感覺得出來。但是他情不自禁問了。

「該怎麼答你呢？你相信是嗎？」

「我相信是。」

「我也相信是。」

「那我走了，妳會想念我的。」

「嗯。」

她注視他。

「你呢？」

「我甚麼？」

「你的故事呢？」

他笑了。「我應該告訴妳的。妳要聽嗎？」

她點點頭。

「我愛過一個十九歲的女孩，那年我幾歲？二十一吧。我想，我們其實並不懂得感情這回事。」

「她知道你這麼說一定傷心透了。這算不算年少無知？」她插口問。

「那當然不成理由。事實上也不需要理由。在感情上，沒有誰能為誰的受傷背起十字架，因為感情是那麼脆弱的東西。如果自己也無能『小心輕放』，別人又能怎樣。」他握着她的手。「妳也懂的。」

「我懂甚麼？」

「愛情。感情。」他聳聳肩。

「後來呢？」

「後來呢？我不知道。就像所有這類故事一樣。」

「她現在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如果你曾經真心愛過她，你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她是個像風一樣的女孩。」

她不作聲。

「妳不妒嫉我真心愛過她？」

「有點。」她低下頭。她喜歡讓他握着手的那種感覺。

「如果，我現在向妳求婚，妳會答應嗎？如果我是妳，我會點頭的，妳呢？妳不用開口，只要點頭就好！」

他注視着她的眼睛。飄渺似夢幻的迷霧漸漸退去，他看到風平浪靜的岸了。

「我現在會答應嗎？我現在不。」她沉默了許久，望着那熱情的眼說，說完低下頭去。岸際又漫天飄霧了。

他嘆了口氣。

朱雪蕊那時不會答應，就永遠不會答應了，也沒有機會答應了。那個平安夜以後，那個男人再也沒在她生命裏出現，以後也不可能了。聖誕節那天，他就離開了那個城，到哪裏去，朱雪蕊也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自己那夜為甚麼不點頭。如果她點頭，那她這輩子註定要做個快樂的女人，她認為女人的最大幸福莫過於此。但是她沒有點頭，沒有搖頭，就讓她心目中能使她擁有完整的快樂與幸福的人離去了。她知道，那個平安夜，只要她點頭，他就不會離去了。

朱雪蕊心底告訴自己，她並沒錯失甚麼，那個平安夜，她並沒有聽到他們相信會聽到的某種音韻。玻璃窗微開着，俯視黑暗中的城，可是萬籟俱寂，並沒有甚麼聲音飄傳上來。那個平安夜就這樣過去了。如果她聽到預期中的聲音從遠而近飄來，她會點頭的。這就是緣。她告訴自己。

聽見車子在前門停下的聲音，朱雪蕊轉過頭向窗外望去，丈夫下車開鐵籬門，把車子駕進來，熄了車燈。這麼晚了。十點多時，孩子上了床，朱雪蕊就熄了廳裏的燈，只亮着一盞沉黯發黃的桌燈。

戴軒堯把公事包放在廳裏的沙發上，走進房去。他是近四十歲的男人，處在爲事業奔波的關頭。在商海力爭上游了十多年，他目前是某紡織的副經理，正在努力爭取升經理。他沉着、敏銳。懂得甚麼時候露出鋒芒甚麼時候隱藏城府。當年他爲朱雪蕊着迷的時候，是在另一家商行；她是經理的女秘書，是幾個男士共同的追求對象。朱雪蕊並沒有特別青睞他，他耐心等待到朱雪蕊厭倦了其他男士的甜言蜜語與糾纏，驀然回首，發現他的腳踏實地足以信任時，他才發動全力攻勢，像他處理業務上的決策一樣。在別的男士圍在她身旁時他只在暗地裏妒嫉着，但並不格外殷勤投她所好，他知道朱雪蕊並不是個光有美麗外表而頭腦簡單的女孩。

「還沒睡？還在打扮？」他看朱雪蕊手裏還握着梳子，不由笑問。

「女爲悅己者容嘛。」她放下梳子，對着鏡子中的他淺笑。

他望着鏡中的妻子，又望望他自己，衷心說：

「妳不必刻意打扮，穿紅戴綠甚麼的，已很靚了。」

「這句話，你說了十年還不厭嗎？人家才不會爲了你去刻意裝扮——」說到這裏，她故意停下來。

「不是爲我——」難道是，他疑惑地望着她。

「不是爲你，而是爲了孩子，讓人家說他們有個美麗的媽媽嘛。」

「噢！」他張開嘴大笑。

「笑得這麼恐怖。」她白了他一眼。

戴軒堯把手放在她披着長髮的肩上。她轉過身來說：

「有件事，要跟你說。」

「甚麼事？」望着她鄭重其事的神情，他不由詫異起來。

「我今天去檢驗，醫生說我有了。」

她沒有抬頭看他，柔聲說：「你知道，我一直希望生個女兒……」

「妳怎麼知道是女兒。」他笑了，覺得女人的一廂情願或直覺感有時候真好玩。

朱雪蕊懷第二胎的時候，就希望是個女兒，結果還是兒子。她看到別人伶俐可愛的女兒，總要一邊羨慕一邊安慰自己下一胎生個三歲就會認字頂嘴妙語如珠的娃娃。她曾笑對丈夫說：「也許我女兒長大後會遇上我舊情人的兒子，替我們續成當年的情緣。」朱雪蕊喜歡提起她的舊情人來逗丈夫，但有時某些多情的女人暗指另一女人告訴她：「戴太太，她就是妳老公的舊愛。」她總要半吃醋半作不在乎的笑說：「哼，原來他眼光那麼差。」

深夜的時候，朱雪蕊發覺自己在十年之後，才知道她畢竟愛丈夫愛得更多，比愛那個共在平安夜等候聆聽遙遠天際聲音的男人還深了。可是十年就這樣過去了，儘管別人說朱雪蕊總也不老，她自己心底知道，人心要老並不需要那麼悠長的歲月。

公園

卡山仍然站在噴水池旁昂頭觀看水花。

國家博物館前庭的噴水池仍然不斷地噴出水花：陽光的風格。

欣彩驚悅地站在博物館前的階級上向他望：卡山，她覺得他是一個熟悉的人，懶散而又顯得很巧合的姿態，閒漫地站在陽光底下看噴泉，太熟悉了，他像個在山上噴水的人。也是這麼一個溫暖的早晨，欣彩從水花間看到他。

剛才我還以為你是個遊客。

意料不到我們又見面了。多久呢？很長的時間吧！

我很高興我們能再見面，很長的時間？是嗎……是的……我們都很像長大了。

四、五年的時間讓我們成長，你……嗯，你回來渡假還是回來歸宿。

欣彩沉默，她看和她同行的卡山一眼，他們走在湖濱公園裏。

你呢？欣彩問。

我不知道，已經回來二個多月，找不到一份工作，那些人不信任我，他們要我的證件，要紙張上的真實材料。

這邊的人需要這些，那邊不要一點證據嗎？你在歐洲幾年來過得快樂嗎？

應該會比這兒滿足點，但不快樂，最少我可以不受到多少委屈，自尊像郵票一樣被蓋印，

你呢？

應該屬於還很好奇的年齡，……不要這樣看我，我是說我是一個女人，我要怎樣處理

這件事情，或者說，我的年齡使人苦惱。

你想結婚吧！

不是這回事，因為我要知道我不是應該結婚。

真的是個好奇的年齡，或許我們在以前真的戀愛，我們會結婚是嗎？說起來很好笑是不是，那時候，我們竟然認為自己的前途較快樂，所以我們分手，我們似乎也吻過，可是老是認為將來會快樂，那時候我們似乎很成熟，假如我們真的結婚的話，可是到了今天，我們久別重逢的朋友……你看像不像，我們不像對久別重逢的情侶，或者說突然地，偶然的，我們一時之間，又像個初次約會的人。

你很緊張嗎？

你別笑，我們屈指算一算，我們過時了，現在似乎一有異性在身邊就會想到床，或成家立室。

可能你在歐洲太久了。

所以我並沒有你好奇的年齡。可是我奇異事件發展得使我迷糊，我可以找不到職業，而又看到奇怪的景色，或者那不是奇怪的事件，只是我少見，那可能是情緒的幻覺而已。

你見到甚麼？

彩虹！

在那裏……天氣晴朗，絕對不會有彩虹。

那是心理的，不，應該屬於科學。

科幻的吧！這個時候有彩虹。

不，不，那不是心中存有的，也不是人為的，它是自然界的。自然界，那也不並屬實，卻是人為的自然景，那也不是，怎麼樣說呢！我怎麼樣了。我好像迷惑在自然的幻景中，但

它不存在自然界中，它和博物館相較顯得不均衡，彩虹，我剛才看見的彩虹……：在這種熱帶炎熱的晴朗空中沒有可能有彩虹，可能你的眼睛把陽光分析七色，你的眼神不會屬於科幻主角，如果你有如你所見所說的能力。人與人之間就離奇了，並且又顯得不平等。

確實有這回事，好像我們忽然間相遇，當你出現的時候，彩虹也消失，我真奇怪爲甚麼我們會也今天見面，你曾經想過這些嗎？

欣彩不回答卡山，她停步看湖中的划船。

卡山逕自走下小徑，獨自走在湖邊的磚道上，心中有點迷惑，她就是自己過去的情人，偶而夢迴的情人，他像夢中的自己一樣孤獨，現在，不，他並沒有孤獨，欣彩也發覺自己沒有孤獨。她看到他，他的身邊還有自己，欣彩在夢中夢見自己在他的身邊，眼前，他卻是水濱的遊客；卡山自己明白，他開始孤獨，他夢中的女人被安置在公園中的池中，他成了岸上的孤獨者，不，他更像一個失戀者，兩個人不存在等待的意念，他們都夢見自己，像水中的魚食膨脹，膨脹，像魚，像水中的雲，像那山中傳奇的孤景，成了聽雨的流浪漢，觀看浮水的舟，繞湖的水，拈化爲微笑，成了一對戀人，將屬於自己，想不起來了，像一片雲，還是盛裝的石椅，卡山走到石椅旁坐下，回頭看見欣彩在看他，他向她招招手，她也走來，她是個過度謹慎的女人，再也不是四、五年前她那自在的少女，快樂思春的情懷，我真的長大了，長期生活在道德觀念嚴肅的環境中的塑造物，她需要少女的愛情和成熟者的情調，她不是巴黎火車站的獨身異國女郎，她是自己過去的戀人，和湖中划船的情侶一樣，現在呢，她走過來的風姿使人着迷，韻味十足的風情屬於東方的專情，她會蛻化爲莊周的蝴蝶，她不屬於水都的搖曳，自我的東方學識使她拋棄了他附在他身上的味道，她走過來，異國磚道上的華族女郎，赤道的陽光溫暖地普照在她的身上，他是他心中所有古典文學中的美人。

欣彩坐下來，卡山抽煙。

你今天快樂嗎？

欣彩沒有回答卡山。

我們是不是曾經來過這裏。欣彩問。

我們的開始在一座山上。

我一直夢見我們曾來過這裏。

謝謝你還記得我。

我沒有回憶你的過去。你會說我在講騙話，我夢過你。

我們以前很滿美的日子！

你還記得有一次彩虹掛在樹上嗎？

早上的彩虹……：早上，就在早上，怎覺得這道彩虹很像在哪裏看過。

早上那裏有彩虹？

有的，它掛在水上。

不，那是樹在以前我們所見的樹上，在一次雨後的黃昏，對了，那個黃昏展出陽光，濕氣很濃重，你說，彩虹掛在樹上。

早上的彩虹掛在水上，我從來沒見過，短短一剎，掛在噴出的水花上。

奇怪，我沒見過，或者今天我們的神經都有問題，我沒見過彩虹掛在水上。

我想那是有原因存在的，只是我思想不出那是甚麼技巧。

大概是禁圖吧，有點哲學或科學甚麼的。

那不是幻覺，一切都是實事，就在早上的水花上。

我沒見過你澆灑植物的水花上有彩虹。

那不是我灑出的，那時候我在戀愛嗎？不是那時候，那時候的彩虹掛在樹上，我是說今天早上的彩虹，我們還沒見面之前，噴水池上的彩虹。

你是說你在噴水池上看到彩虹。

是的。時有時無，當水花升到高度時，彩虹就出現了。彩虹出現在水幕上，不久就消失了，你出現在我的身邊。

我成了女神嗎？

不是，那確是事實，博物館前的噴水池的水花上會展現出彩虹，一道又短又美的彩虹，就在你的眼前，幾尺而已，你可以站在它的背後，彩虹可以在身上跨過，我從未見過的最短

的彩虹，真不曉得是不是可以摘下來，放置於明天，今天，晴朗的早晨，不是神話，我只知道有個女人在那道彩虹的水花後的階級上出現，我沒想到是你，我只見到彩虹。

可惜我沒機會看到這道短小的彩虹。
可是你卻從這道最短的彩虹中出現。

我們又回到神話的世界了。
不是神話。

奇妙的際遇，你認為是甚麼？

現實，離異的現實，從博物館通過公園就是國會大廈，這是一種離異的現實，我見過教堂的對面是一座牢獄，它們之間只橫着一條道路，善與惡，惡與善互相面對着，你見過這種離異的安排嗎？

沒有，從國會大廈到博物館，只隔着公園，兩者之間有離異的現象嗎？

我們的戀愛隔了四五年，這幾年把我們離異，為甚麼我們不是同床同夢的夫妻，而是在公園裏談過去往事和或者又重拾舊歡的可能，我們同是情人的身份又再現，國會裏的婚姻法，公園裏的戀愛，博物館裏的舊事重溫，我們真的戀愛嗎？可是這幾年來我們有沒有戀愛過呢？

誰叫你一聲不響的走了，我還以為你開玩笑，真的說走就走，一溜就溜到歐洲去，你有自信，我可沒有信心。

我不先走，你會先離開我，你一樣按計劃出國升大學。

我沒有告訴你我一定要升上大學。

你母親這樣堅持對我說。

後來是你先離開，我才決定走。

難道要我看你的背影嗎？

你先走或許是對的。他們給錢讓你去歐洲嗎？

沒有，去歐洲是我原來的計劃。

你在歐洲過得怎樣。

我想，我們還是再走走吧！坐太久是應該運動的，趁陽光還不很炎熱的時候。

卡山並沒有帶欣彩在道上走，他沿着公園草坡上的小徑走着。

你在歐洲過的怎樣，一點都不能告訴我嗎？

很好，就好像由教堂走向牢獄或由牢獄走向教堂，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何者沒救何者沒罪，它們的存在是矛盾的，我脫離不了這類矛盾，它已在我們的血液中流傳，四處飄泊，總是在憂鬱和恐懼中生根，生長出的根吸收到的養份被配置似地扣除，你在那邊工作就要交稅和費用，我們設身處地在任何地方，支出的力量與收入的養分成反比，甚至不足以生長。無智的跳蚤似的自大主義者更叫人沮喪。他們維護的是自己的資本和利益，而不是民族的大義，而我們身上的血液中的飄泊開始自卑、自放，也隨之無知而沮喪，我們得不到信心也得不到信任。我的生活價值在這些年來打了折扣，雖然它屬於自由和開放，但它並不高尚和善美，因為我們的上一代並沒有傳導我們這些，為了得到自由和開放，在存有的恐怕中害怕失去這些本錢，柔和的辦法只有在委屈求生中得到自由和開放，至於在環境中的各種威脅下，我們的自由和開放形成宗教式的自我約束，恐怕在微小的突出之下在外來壓力下毀了已處於宿限中的自由和開放，我們就像活在鎖頭內已入鎖的門套內的空間，一根巨大的鎖門插入，栓套內的空間還有多少呢？當然當鎖開時空間會自大，在這種自大的形態之下，自由和開放仍然被套在鎖的框內，隨時得到殘喘的機會而已。我們為甚麼要生活在這種環境中呢！我處在任何一個環境中都存在這種意念。當我在離異的環境中生活，我一直覺得我是我們民族的私生子。我有國家，我有權力，我有犧牲的意向，可是我在那樣的環境中得不到保護和公平的對待，世界大同只是一小謊言，人只要到處走一趟就知道了，喊貧窮的人已經不貧窮，反而貧窮的屬於被目為富有的對象才和貧窮結下姻緣，宗教是善的，平等的，中庸的，可是在我所見的宗教圈內，越窮困地區的宗教形式就越蓬勃，屬於它的財富也越大，吝嗇的背面才是富有的徵象，而我這個私生子就活在他們之間，成了兩者的代罪人，到底真正得益的人是誰呢！一隻永遠餓不飽的狗。狗和私生子成了結伴流浪的象徵。因為流浪者可以不要經濟，教育，政治，文化等，它甚至不必社會福利的負擔，因為它有一分花一分，然後只再賺取一分，再花掉，它可以指為富裕，因為要交稅，它可以指為貧窮，因為它是一個有國家的

流浪者，一個沒有根據的私生子，流浪，我或者能找到一份被人忘記它曾存在的職業，而我現在卻找不到職業，失業，因為我不是特優的品種，我只是一個有流浪背景的人。

你所說的，我想不起是怎麼一回事，能夠讓我了解一下歐洲嗎？

你是說人性還是社會。

我是說生活。

你也想去。

我可能會去英國繼續升造。

祝福你。

但是我又不想離開，因為我覺得我是不是真的要離開這裏，還有我們已經重逢，將來是否還會重逢呢？

這說起來似乎很深情，可是你將和我一樣失業，你的文憑並不值錢，唯有去英國再攻讀幾年。

難道我還要走在外國的移民廳間流轉嗎？

你到底學到甚麼？暴躁嗎？你真叫我吃驚？

對不起。

我想本來的事情總會給我們好轉的機會。

難道要我永遠在那邊交學費學法文，德文或其他嗎？換取一段時期的居留和怕見鬼的工作嗎？

你應該早點回來才對。

你說得也許是對的，但是，你知道嗎？我上癮了，我對自由自在的生活感到充實，我不能忍受思考不平等所留下不滿和憤怒。我只能在國外放逐，雖然到任何一個國家去都存在這種現象，但我還是願意看它。

你學到甚麼？濫情，文學，美術，工作，思考，流放還是甚麼？

全部，就好像這些樹木，疏疏落落，看起來它們都有一點年代。

有時候我懷疑自己，繼續升學是不是適合的，對一個女人，我了解自己，我屬於一個有

情人的女人，而不是一個書堆中的女人，可是我卻走向書堆，以前，我以為我會屬於你的，你的妻子，想起來很好笑是嗎？在以前我不會這樣告訴你，說我打算做你的妻子，現在不同了，我們的戀愛並沒有分裂，反而是各自生長在同一個山坡上伸張感情的觸鬚，很好笑嗎？我感覺我在今天之後，突然做了你的妻子，一定使人驚奇。……

一個大學畢業的女人嫁給一個不學無術的流浪嗜好者。

你別打斷我的話，我還想說，我想說甚麼呢？

你現在可感到辛苦，走路的姿態會辛苦，徒步更不好受，你孤獨嗎？將來你還要去的，我們暫時在樹下坐一坐吧。

不，我還想走，難道我不能有一點意見嗎？

別激動，欣彩，難道我們還要回到以前居住的山上嗎？只有我們兩人恩愛在一起生活而已，還是重溫舊夢。

難道不可以嗎？難道沒有地方去，難道我去英國你不能來嗎？難道你不能再回去法德幾年再攻讀你的語文，你不是對它們很有興趣嗎？

那只是面對書的引誘而起的興趣，現在我能得到書中的所有涵意嗎？我要這些內容只是我需要的時候才找它，流浪足夠彌補我的無知，書不能讓我看到畸形的怪樣子。

你可以寫作。

寫作？

不然試試翻譯。

好吧！這些意見我試試吧！可是誰要這些東西，你母親的書出版了嗎？

還沒有，她在寫第三本長篇，我奇怪為甚麼沒有人肯出版她的書，我看一些比她所寫的书還差勁的都能出版。

那我還來做甚麼？使勁兒為別人拉屎嗎？

你那兒學來的諺語，你總要給自己找個方向！

你不必為我着急好不好，為甚麼我們都變了，為甚麼不是以前那種虛實的勁兒。

我們真的為了甚麼？目前單單為了戀愛嗎？還是為了我們要結婚，或其他。

我們還需要戀愛嗎？

你以爲我是老處女嗎？還笑，笑甚麼？有甚麼好笑，我還年輕呢？我到現在才看出你沒有變，還是那個樣子，刁蠻。

你呢！你以爲成熟透了，開放得很，拉丁情人的模樣。

我只能承認一些事，我同居過。

我沒有看錯人，到底你誠實的底子還在。

現在還愛我嗎？

你以爲我現在向你調情嗎？

因爲一個女人知道她所認爲初戀的人的過去或之後，會把愛掉包。

甚麼掉包，你所作所爲是我們分手後的事。

現在我不減當年初戀情人的形象嗎？

你也沒變嘛，當年就是被你這種油腔油調騙了。

誰叫你這麼容易受騙。

卡山忍不住哈哈大笑，欣彩揮起手提袋打他，卡山跑到椅子上坐下，欣彩無奈，隨後跟上坐下，兩人沉默坐在樹間，風從樹間從坡下滑去，又忽地從坡上溜上來。

我們將來怎麼呢！

你不想去英國升學？

除非你想繼續流浪。

難道我們要結婚，做愛，生孩子，組成個人見人愛的家庭嗎？

你想嗎？

我兩手空空。

你還不瞭解你的事業是甚麼嗎？

和一個女人同住在一起，你是我的妻子，一切都沒有保障，連社會也不會助我們一臂之力，你願意成爲一個沒有保障的人的妻子嗎？

我不願意。

那你應該去英國再繼續學業，不要想當我的妻子，你願意的話，把我當成朋友，或者情人吧！

難道你不能繼續專究你的興趣嗎？

說甚麼興趣呢！愛情很像興趣這回事吧！

再以後的將來我也不能成爲你的妻子嗎？

不能。

你遺棄我。

將來你不是博士就是碩士，我還是一個流浪人，可能要靠勞力才能生活的人。

不要，我不相信，我們一起去英國好嗎？

不可能，我想去南美洲，我有個朋友在墨西哥買賣古董，常在南美洲走動。

欣彩沉默地靠向卡山。

讓我們像以前一樣有快樂的回憶。

卡山熱吻欣彩。

許久，兩人沉靜在風坡樹間，卡山和欣彩沉靜地互祝對方，風坡樹間沉靜中的卡山和欣彩，公園的景物。

榴槤巷口的黃昏

我要死了。

夜淹溺了我。如今我輪着。我看見夜了。我感到了它的存在。我可以實切的撫觸了。夜淹溺了我。

我爲甚麼要到這裏來？我不知道。別問我。我要死了。世界將自我灰茫的眼球中消失，或者是我將從世界灰茫的眼球中消逝呢？都不重要了。事實是：我要死了。我的肉體將在泥土中隨雨水和陽光腐爛。我的髮將不在。我的靈魂呢？天，人真的會有靈魂嗎？那我的靈魂將往何處呢？不要再困擾自己。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我要死了。但如今我的眼還朦朧的看到門前商業購物中心的大廈，在夜裏把宏偉、碩大的影子，投壓在又親殘落的舊樓上。父親如今在做甚麼呢？結算今天的賬目？他知道他的兒子正輪在這裏，等待着死亡？不。也許了。父親遺棄了我。

我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哀。我只有一个願望。只一個。希望你把我這荒謬的故事轉告她。告訴她，也只一句話：我愛她。

如今我躺臥的這條街，他們叫做榴槤巷。當然，這並不是正式的名稱。我記不清楚。我的記憶漸漸模糊了。總之我要告訴你的是，他們都叫這裏榴槤巷。我說的他們當然是指本地

人。我不知道外地人是否知道這名稱。我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我也不知道爲甚麼他們會把這裏叫着榴槤巷。我不知道。有一次我問爸，他把我狗血淋頭痛罵一頓。而此後我就不敢問了。但我猜想也許十年前或更久更久的幾十年前，這裏長滿了榴槤樹。可能嗎？這裏幾十年前確實是一片荒林的。要不是有地下藏着那些他們叫着錫的石塊，這裏也許就不會有今天了。啊，我所剩的時間不多了，我必須扼要的把一切告訴你，長話短說，不該再懷日兒的閒言廢語。但我還是想這街名必定是與榴槤有着直接的關係的。但我在這裏活了二十二年又三個月，我想沒有錯，不要說榴槤，就連一片榴槤殼一粒榴槤籽也沒有。這就叫我費解了。後來我總算在一個朋友口中得到了答案。他是跑的土的。常放了工在這裏歇歇與我閒談。原來這「榴槤」並非長在樹上的榴槤。我總算明白了。我忽然像明白了許多事。哈，原來這「榴槤」其實是「流連忘返」的「流連」。

你總算明白了吧。我的家不在這裏。我的家在對面的一條小巷，隔了一個小小的孩童遊樂場。我是說，一片小小的草地，和幾個亂七八糟的鞦韆。我的家是一座兩層的舊樓。爸爸經營的小雜貨店少說也有二十年了。我記得自懂事以來我就吃這雜貨店的米喝這雜貨店的茶。這棟樓實在是太舊了。與對面新矗立起的富有百貨公司相比起來就像一只小蒼蠅和一隻大天鵝。牆上的灰水，已經一塊塊剝落下來了，留下一斑斑難看得像大腿上的癬的疤痕。有些地方甚至還看見了磚。窗框歪歪斜斜，傾得連關也關不上。窗上玻璃片全多破了，只好用包貨的紙盒皮擋住風雨。這舊式的建築物裏又黑又暗又悶；但最可怕的還是那永遠不會消失的死老鼠的臭味，再加上腐爛的鹹魚所發出的腐臭味。更要命的還是爸還要我們把鹹魚裏的蛆蟲挑出了，再把鹹魚曬乾了，還能賣錢。爸這麼說。

我最討厭這裏。但爸每說起都是充滿自豪的，雖然我們的小雜貨店被其他高大的建築物團團包圍着。爸爸跟我說起他的奮鬥史，有意無意的。以前我的確非常敬佩爸爸的。我常對同學說我爸爸有一間雜貨店。現在不了。我想起那裏面的陰暗和難聞的氣息，我實在無法忍受。但我說爸是充滿自豪的。我不喜歡跟爸說話。爸說話充滿「我吃鹽多過你吃飯」的味道。我開口拿錢時更糟了。但事實上，爸爸確是比我強得多。活了二十二年又三個月了，我擁有了甚麼？唉。不像爸爸。爸爸隻身南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說的「賣豬子」賣來的。但爸

爸來時除了一個軀體一件衣一條褲外是甚麼也沒有了。現在爸爸擁有一間養活了一家七口的雜貨店。還能把大哥送到國外去。還能給我們唸了這麼多書。爸常這麼說。爸應常感到自豪的。

是了，我說起了大哥。大哥未出國前已是個天主教徒。而媽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每逢初一十五必上廟燒香吃素。媽常常責怪爸。爸甚麼都吃。爸是全不信這些的。他最鍾意的就是生猴腦了。大哥也不滿媽的作爲。他有時會大聲的對媽說：「媽，現在是甚麼年代了，還燒香拜佛。模拜偶像是罪惡的。那全是些害人的迷信！」

媽雖有點驚駭，但還是平靜地說：「拜神能保佑我們一家平安。」

每逢過節媽總拉我們拜神上香。大哥態度非常強硬。他寧可受媽的責罵也不動一動香燭。他甚至連祖先也不肯拜一拜。媽憤怒。爸有時也會。後想想：這是甚麼時代甚麼地方了。算了吧。

雖然我對燒香拜佛也不十分熱心，但我還是十分遷從媽媽的。媽是我這一生最愛的人。我的愛是在血液裏的。我常聽媽的話跪在祖先的神龕前叩頭。我不感到敲在地上的頭會疼痛。我有一個很實在安寧的感覺。

大哥是爸最感自豪的了。大哥在澳洲當醫生。還娶了個金髮藍眼的洋婆子。大哥昨天的來信說好明年就可抱孫了。好笑得眯起了雙眼。當然最高興的還是爸。爸一面讀着信一面眯起眼笑：大哥不回来了。他已在那兒定居。他不會再想起這片土地。再過多幾年就可以接我們過那邊去住了。是我不知會不會想念。但我知道爸與媽是頂想念着大哥的。尤其是聽說洋婆子要生孩子了。爸晚間就喝着「五加皮」送鹹脆花生。媽在一邊靜靜的翻着相簿。我實在悶極了。爸叫我寫信。爸對我說：

告訴他安心在那兒住下去。我們都很好。雜貨店的業務很好。……

還有很多很多我都沒聽進去。我盡在畫着圈一個字也沒寫下。真的悶極了。我想就照自己的意思寫一點吧。或許說：爸媽都很想念着你。洋婆子好嗎？有空帶他回來跑跑，給你弟妹有機會認識認識。還有不要忘記這裏，這裏是生你育你的地方……

爸見我一字也沒寫下，就大發雷霆。我掩耳出來。我真想笑。洋婆子定比大哥高出個頭。

是了，大哥還常給我寫信。但寫來寫去還是那幾句：用功考試，考個好成績，來我這裏，我如今能支持你了，你大嫂也能。這裏一切的機會多，只要有能力，不像那裏……唉，我真的很煩了。所以我乾脆連信也不讀，就叫小妹替我回幾個字算了。

其實，要像大哥那樣我也不是不能。我的大馬教育文憑也考了六個特優，只是進不了工藝大學，實在心灰意冷，沮喪了一段時期，完全失去了再追求的信心。

爸說要送我到大哥那兒去，唸一年升大學。但在這時，我心土卻開了一朵芬芳美麗的花。我是說愛情。唉！是了。我必須直截了當的把話說完，我感到呼吸有點困難了。她不是個十分美麗的女孩，我的意思是看了叫你跌下溝渠那種。但她了解我的。那就夠了。我並不追求美麗的女孩，我只要一個能讓我流浪的靈魂有個岸的心靈。我只要她愛我。我愛她。那就夠了。

是她燃起了我快要熄滅的火把。我真的愛她。一日也離不了她。她與我談文學。談生命（但我如今感到是多空洞啊）。那時我真有想當作家的念頭。她說：「就算你一生窮困潦倒我一樣跟着你。」我的心愈燃越熱了，我自小埋藏着的一顆種子也爆了芽。我眼裏燃着太陽，我對他說：

我不要再離開這裏。我熱愛這裏。我要把自己在這裏燒焚。

她的眼也同樣燃燒着太陽。所以我說他是了解我的。她不是埋在考試的地洞裏有一點光線就說時裝談秦祥林林青霞那種明星的女孩。

那時候我也喜歡看巴金的書。

但爸爸的臉色一下了昏暗下來。他眼光像把刀的望着我：「你不要出國？在這裏要做甚麼？做牛？做狗？」爸歷聲說。

爸的話一下子挑穿了我剛合上的傷口。做甚麼？做牛？做狗？但我很快的安慰自己。

「爸爸，我不一定要進大學。」

「不進大學！」爸暴跳如雷，「那我供你讀了這十多年書幹甚麼？現在你想做甚麼？不讀大學你要做甚麼？」

我的決心真有點動搖了。真的，不進大學做甚麼好呢？當然，可以做的東西還很多，但讀了這十幾年書要來啥用啊？但我還是說：「爸，學問不一定在大學裏。我想當作家也不錯。」

「甚麼！」爸一掌拍在桌上，氣得抖着險些兒說不出話來：「你這沒出息的東西！」

爸幾乎寒着臉對着我。我連話也不敢跟他說。我真想告訴他老人家：爸爸，我談戀愛啦，我真捨不得離開這裏。要是我真這麼說，爸的臉色不知會變多少次顏色。我怕我頭顱都會變色呢。說實在的，我也真捨不得離開她。我想我是以其他理由欺騙自己。但到了這一個時刻，我卻必須承認了，我就要永遠永遠離開了……

唉！讓我振作一下吧！

考過高級劍橋，像我這樣的人當然不會全軍覆沒，但大學嘛，休談了。大學的門開了一半，我早就被自己人迫擠得在石階上趴着。爸的臉色難看十分。媽也沒往日的親切。我的她早在大學裏唸醫科一年級。我從沒想到我會這麼傷心。

我偷偷拿了爸爸樹裏一整瓶「五加皮」，蹣跚跟跟的跌過孩童遊樂場，躺在一張右椅上。黑空倒散着閃爍的星星。這裏是榴槤巷了。夜並不是輕輕而來，更不溫柔，更沒有那個像甚麼蒙娜麗莎肩上的黑紗。這裏的夜，只像溝渠裏滯塞不流的黑水。

我一個人喝着酒。我從來沒喝過這麼烈的酒。像一團火，燒下肚去。南端的夜市嘈聲震得我耳膜有點痛。北端的巷口車聲片刻也沒停過。彷彿天上的星星會生蛋一樣的越來越多了。我不知道甚麼時候把酒喝完。我也不知道那酒是甚麼味道的。只有一團火的感覺。我不想回家。不需要回家。縱使今夜就睡在這裏，爸也不會擔心我是否會去自殺。

如在白天，榴槤巷與其他巷子沒甚麼兩樣。但在黑夜，這裏卻是一片黑海。沒有車輛。像橫在兩條直流的溝渠中間的小溝渠。左邊，孩童遊樂場像一片死寂的黑海。右邊是一排舊樓，像一排亂七八糟的爛牙。只有那一排食檔才是活動的。

我走進阿祥伯的小食檔。我真的已經很昏眩。摸摸袋裏還有幾塊錢，我叫了一瓶黑狗。街上的人影開始在跳舞了。我感到自己的重量越來越輕。迎面似有一團火飄過來……

我醒來時全身熱烘烘的，真的我自己是甚麼時候如何睡去的。我甚至不知自己睡在哪裏。

我用手摸索着。一隻柔軟的東西。我驚得只差沒有跳起來。從窗口透入黯暗的光芒裏，我看見一年老的女人，披頭散髮的睡着。我就伏在她的身上，她一雙乾癟皺縮的乳，像兩粒粒乾的木瓜，疲倦地垂在我臂上。我是差點叫出聲來，亂七八糟的穿回衣服，從樓梯三步當兩步的奔跳下來，衝跌向已沒有一點燈光的夜……

她從大學寄了一封信來。信裏有十之八九說她大學裏的生活。最後一句她說：阿深，不要氣餒，明年重考。你會走進來的，我看了很傷心。她叫我重考。我不相信自己是笨的。但考了又怎麼樣？又一次把自己的命運放在人家手中？她不了解我。我甚麼都沒有了。我憤怒的把信撕得粉粉碎碎！一揚手，就全都飛在風中。

爸爸在望着我。

我發誓不再見她。發誓不再讀她的信……

但我還是愛她的。我心裏痛。我一合上眼就想起她。

我想我甚麼也沒有了。我原沒有得到過甚麼，如今也沒有失去甚麼。我原本就一無所有。我常流連在祥伯的檔子裏。我从小就認識祥伯。他的檔子在榴槤巷最尾端。我發覺到這是唯一的華人檔子。以往我不曾感覺到，但如今卻一下子很銳刻的出現在我眼裏。祥伯說要拿個檔子也不易啊！有些就得從別人手裏租過來。我開始沒甚麼感覺，後來才發祥伯的聲音竟那麼衰老低沉了。祥伯真的老了。他說，他從中國來的時候只有十七歲。那時這裏甚麼都沒有，一片大荒林。後來還是一步一滴的血汗再加上青春集起的。現在祥伯老了。我常常看到他在小檔的推車推手上伏着打瞌，一滴一滴的唾液從嘴角淌下來。祥伯賣的是河粉、清湯米粉麵。還有清涼雜雪那一類的東西。我有時會到祥伯的檔子幫手。祥伯也真可憐。一個兒子給日本鬼子炸爆了頭顱，僅剩的一個女兒，兩年前嫁了個教師，這麼久都沒回來一次。祥伯常對我說從前的故事。真的，祥伯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但我大部份的時間，還是消磨在祥伯對面的小旅店裏。這間旅店舊得可怕。如叫我一個人去住我真不敢。我怕鬼。樓梯陰沉沉的，踩上去，吱吱怪叫不停。地板被煙頭灼得實在不成樣子，像個大麻子的臉。房間也是用薄薄的硬紙皮隔開，但卻全變得黑黢黢了，千瘡百孔的，還到處結滿了蜘蛛網。第一次走進來我真被那濃濁的氣味弄得只差沒有嘔出來。現

在我已經習慣了。樓梯間的一個角落還置了個神龕。我每次都看見一個女人把香插上，讓縷縷清煙繚繞。是了，看管這旅店的是個樣貌猥瑣的四十多歲中年人，滿口黃牙爛得亂七八糟。他們叫他阿二。我不知道他真名甚麼姓甚麼。我也叫他阿二。有時他說不得空，蹣手蹣腳地就走進一間房裏，於是我就暫時代替他的位置，坐在那陳舊的小桌前，一面翻着報紙，一面注意上上下下的人。我不會寂寞的。時常有人上上落落樓梯，向我問長問短。比如問：有沒有新來的？甚麼甚麼多少錢？我開始不大明白。這些人都不是來租房。事實上這麼久了都沒有一個來租房。這些人老少皆有，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甚至有一天我還看到個鬼佬呢！我有點懂了。

我明白爲甚麼阿二怎麼動不動又說不得空一聲的跑進一間房去。原來那是旅店的唯一空房。不會有人來租的，阿二說。但阿二可以在這空房裏呆上一整天，這一點我不大明白。

後來有一天總算給我明白了。那天阿二把我拉進這間房裏，輕聲的在我耳邊說：

「來來來，阿深，我包你總有形過大白鯊！」

我看看這間房。這是間中間房。連接左右兩間房的板壁上都鑽有不大不小的洞孔。阿二爬上一張床去，示意我也學着他，伏下；那張床足靠牆的。壁上有幾個小孔。阿二把眼睜起一根針的鑽進孔裏。另一隻手在我身上移動。我全身毛孔都直豎起來。阿三豎起大姆指，示我看另一個小孔。我開始躊躇着。我畢竟是個受了十四年教育的人呵。但教育有啥用啊？我也學起阿二的姿態伏在床上把眼神集中在小孔中。我感覺到一個火燙燙的手在我身上到處亂竄。阿二不知甚麼時候伏在我背後，他的手要扯下我牛仔褲的拉鍊。我嚇得掙扎彈起來，看着阿二。阿二只眯着眼睛笑，一口黝黃黃的煙屎牙。我只差沒有嘔吐出來。我走出了旅店。

我想起阿二那天的樣子我就不想再到那小旅店去。現在我一整天從榴 巷的第一間檔子坐到最後一間。

我如今也常到阿二小旅店隔五間的友記看人打桌球，有時自己也玩上兩手，但總是不能把球打入洞裏。但還是蠻自在的，一天的時間嘩嘩嘩的就打掉了。但這地方很不平靜，天天有打架。有一次我還給一粒不知從哪裏飛來的桌球打穿了頭。但我還是天天來。

那你一定會想到了我這個地步我一定會加入私會黨了。但我告訴你，我沒有。有一次黑

毛帶強迫性的邀我加他們的黑虎。我沒去。後來我還被他帶來的一班人打了一頓。我並不是不喜歡他們。你知道，我害怕。我想起一年前的一幕我就害怕到連飯也嚥不下。那時是黃昏，有三個私會黨徒，聽說是三七黨的，越過了我們這條巷來，結果被這條巷的黑虎黨出其不意的突襲。那三個可憐蟲就被打得頭顱開了花，血漿腦漿一齊濺了出來，連哪是眼哪是鼻哪是嘴都分不出來。一想起我就害怕。

也許你不知道，我的大表哥就是這種「友仔」。後來開片給人在肚子開了個大洞。舅父母母得要死要活。我不要在說他們。我憎恨他們。他們眼中不會有我。他們不要空氣和水一樣能活。他們要錢。

唉。這是她的第十一封信。我每一次讀了信後就想回信，寫幾十大張的。一年多了，她愛我如昔。但我一下子就被痛苦壓下了。天，我甚麼也沒有了，我怎麼還會有痛苦？

但事實上我真是痛苦的。每一回讀了她的信都感動得要流下淚來。尤其是這第十一封信。她說：阿深，忘切那創傷吧，把它埋葬。你知道我還是非常非常的愛着你。不要你給我寄來幾個字，只要你說一聲你還愛着我，我會放棄一切飛回你那邊……

你看我快要崩潰了。我乏力的躺在遊樂場的石椅上。夜。那一個創傷我早已埋葬。但對妳呢，如今還是和當初一樣的熾烈，不，比當初還要熾烈過不止百倍啊。我愛妳。我愛妳。我——

我就決定要寫信了。要寫比當初熾熱上一百倍的愛情。我要寫。用最美的信箋寫。用最美麗的信封裝着。還用自己最甜的口水塗上封口，呵，我愛妳！

我把我的愛投下信箱。讓它燃盡其他的郵件。

我沒有今晚這麼快樂過。

我走到祥伯的檔子。

我叫了一碗河嘢一碗「清保涼」。續而一想，今夜是個值得慶祝的日子，於是我叫了一瓶大的黑狗。要她現在就坐在我身邊，多好。多好，我想。

我忽然感到今夜，我的生命重新注入了希望，像早已熄去的蠟燭，重新燃燒起來。

我喝了一口啤酒。黑黑的非常苦澀。我不知道爲甚麼會那麼喜愛它的味道。

一團紅艷艷的火坐近我的位子。我望着這女人。一頭濃濃的頭髮蓬鬆的滾將下來。紅色的背心。一雙沉重的乳垂了下來。我有點擔心它會掉下來，有伸手去替她托着的意識。我不敢再望過去。喝了一口黑啤。但頭又像着了魔的轉過去，一下子就掉進了那深深的乳溝裏。她向我一笑。那張嘴，像剛吸了血的僵屍裂開。

「嗨，學生仔。」她在身邊坐下。

濃濁的氣味浪湧過來。我一下子想起阿二那小旅店。我不作聲。但我無法把視線拉開。

「要嗎？」她幾乎把整個身體挨過來。

我當然知道是甚麼回事。但我有點迷糊。那種氣味叫我受不了。

「甚麼？」我說。

「假斯文。」她掏出一包煙，是黑貓。吸了一口。我瞟了他一眼。她的眼那麼空洞。我有點同情。我真想跟她去。

「那裏的？」

「仙洞。」她說。

我真的想跟她去。我二十二歲又三個月，我還……我驀然想起那一夜，一年多以前吧，也許更久點，那個老女人。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要吃飯。」她說。

我看着她。忽然我的眼光落在她身後凝住了。我的心跳停了一下，心只差沒從口跳出來。那老女人。

她穿了件灰褐色的布衣，有點舊了，手中抱了個我想剛周歲的嬰孩，另一隻手拿着百貨公司的購物袋。一臉平和，充滿母性的，慢慢走過。

我一下子說不出話來。在還不太亮的燈光下我清清楚楚看見那張臉。

那老女人！

唉。我真不知如何形容這一刻。真的不知用甚麼字眼。如果是你會如何呢？我不知要做甚麼。我企圖去想像那一夜是怎樣發生的。爲甚麼自己會睡在那老女人的懷裏？她懷裏的是

她的孩子嗎？還是孫子？這老女人是誰呢？那太荒謬太荒謬了！

那老女人轉了一個身，彷彿看見了我。我急忙轉過頭去，垂下來，臉上燒着火，心靈比火車還奔得快。

她也是阿二那裏的？那她懷中的孩子？不，她像個慈祥的母親。

她沒有停下來。我看見她漸漸走到巷口，截了一輛的士。我要站起來……

「兄弟。」後面有個聲音。

我轉過頭。兩個流氓已在那桌坐下。

「你知道她是誰？」其中一個指着我身邊那女人問。

我瞞了她一眼。搖搖頭。

「她是我的女人。你好沙膽，你跑哪一路的？」那東西把一隻腳踩在我的檯上，一隻手按着桌面，斜着眼，歪着嘴，十足香港電影裏那些垃圾。

「我住在那一頭。」我說。

「好吧，我看你像學生仔。勾引我女人也就算了。袋裏有多少水？」

「沒有。」我說。

「喂，吃葱沒有。」另一個說。「我知道你是誰。你常到阿二那裏。」

「我不是他們的人。」我怕他誤會我。

「我不管你是不是他們的人。有多少，別再耽誤時間。我今晚還沒吃飯。」

「我望望四周。我看見祥伯若無其事的刨着冰。四周也有人吃着粉，我壯起膽來。」

我還沒說話，那陰聲怪氣就說：「不用看了。四周的人全是死的。」

我想想也是的。四周的人會等我死了才會報警抬我走。可悲的是，連祥伯也是四周的人。

我那麼無助。

如果他不再說話，我就準備把袋裏僅有的十塊錢給了他。祥伯這兒最多先欠着。但那陰聲怪氣的又說：

「朋友，大家是唐人，不要這麼賤格！」

聽了這話我憤怒起來。

「怎麼，你也是唐人？」我一臉不可置信的口氣說。

「甚麼，我不是？」他看着我。

「你說甚麼證明你是？」

「我名字叫亞華。我老豆是。我老母也是。爲甚麼我不是？」

「如果你老豆叫你阿里你就不是唐人了！」

「少廢話！」

「我爲甚麼要給你！」我硬起來。但我卻是害怕的。「祥伯！」我叫起來。我看見祥伯在低着頭燙麵。

「他媽的！」

我感到肚子一陣劇痛，天旋地轉，唉……：

我疲倦了。讓我的眼合上吧。但我自然看見。我仍然看見黑暗。黑暗，你爲甚麼不停的追隨着我，直至我垂死的一刻？我靜靜的躺着。我不要掙扎。讓黑暗被一樣的掩蓋我。

我要告訴你的就到這裏了。我知道我再活不下去，我已經不再痛苦——也許臨死前都是這樣的吧。四周的聲音我不再熟悉了。我熟悉的聲音越來越弱。陌生的聲音越來越響。我這一生最是悲痛的原來祥伯也是四周圍的人。我要把這一切都告訴你。我要回去了。我真不知道我活着爲甚麼。如今我要死了。大地都沉睡了。叫光一盞一盞的滅了。夜，高高的空中，我看見匯豐銀行與華僑銀行的霓虹燈也隨着黑夜弱了。我快死了。我的血流了很多，我像飄浮在自己的血裏。我死後一切熟悉的聲音將會隨我消逝。一種陌生的聲音會起來。人們又會快樂地唱着那種聲音。人們會遺忘我。我的存在，還是我的死亡，都是徒然的。你問我死前還有甚麼願望嗎？是的。我只想再見那老女人。我想問她那一夜我是怎樣睡在她懷裏的。還有那第十一封信。今夜我原本該是快樂的。但我卻快離開了。啊，我爲甚麼驀然又感到痛苦了！我要活！我不要死！我愛你！你如今就已經趕回來了吧，爲何不彎下身吻着我。吻着我。直到我最後一口呼吸。救傷車的車笛還沒有聽到，就算有我也要死了。所以我告訴你，希望你聽得懂，也希望你不會嘲笑我。

從汽油站轉了出來。

天氣酷熱，整件黃邊淺藍色的短袖衫，被一大片酸溜溜的汗水滲透；豆般大汗珠，從額上冒出來。

轉進阿福街。

紅燈。

大蝦一腳踏著煞車器，兩眼失神地左顧右盼了一陣，左手從鏡框邊拿了塊汗巾，抹去那片酸溜溜的汗水。

人群在鏡前走過。

「大蝦，今天載到幾個客啦？」

他轉首向右邊望去。一張肥胖蛋臉，是三哥。大蝦嘴角笑了笑：

「汽油又起價，搭客就像發了瘟，都改搭巴士了！」

青燈。

他懶得再聽三哥說下去，打了一號牙門，急促點燃含在嘴角的香煙，踏開油門便跑了。百老匯、麗都、麗士戲院。高樓大廈。五顏六色的人群。泛着臭味的大溝渠。橫衝直撞的騎士。車輛。車輛。

大蝦想緊靠右邊，從天橋邊的左邊駛向德士站去，可是怎樣向右擠也擠不過，反而惹來一陣叭叭。他吁了口氣，抹去那幾行剛驚出來的熱汗，放棄了這條能節省不到三、四角錢的左道，直駛向聯邦大道，轉個大圈，然後轉進德士站。

三哥早已到了，他緊靠右旁，成功地駛進左邊的路。

一大幅密碼碼碼的凌亂形象，從上百呎的高空，扭形地若大鴿籠般罩下來。花花綠綠襯上各種文字的招牌。相師的飯票大旗。車輛。噪聲。旱天雷般的打棒機聲。人群。人群。

本來剛從油站出來的那一陣子，就想吐了，卻欲吐無物。油價的數目以雙倍算，十元等於廿元，廿元就等於四十元。

星期六。

今天反常的冷落，除了排得密密碼碼的車輛時，站裏冷冷清清。上個星期還是客等車，四人坐位的德士，被十多個搭客蜂湧上來搶，他默不做聲，從望後鏡裏像看電影般，看着他們去擠去搶。

然而今天真反常，像醫院的醫生突然比病人多。大蝦這趟反過來，是車等客。

Mari, mari, Segamat! Segamat!
Batu Pahat! Batu Pahat!

大蝦也在一邊扯開喉嚨跟着嘶喊。刺目的陽光，若一股熱流湧過來。這麼熱的天氣，喉嚨就像有塊魚梗般，嘶喊的都有些沙痛起來了。他真佩服那轉拉客的老烏都，一身上下銅炭的軀體，黑框框地，撐着木傘，在烈陽下喊了老半天，聲音依是如雷公聲那麼宏亮。想開了點，也真是的，大蝦心想，豆沙喉事小，無客事大！保持緘默的明哲方法，已不能適應這時代了。

大聲點喊吧。他想。

兩個少女向他走了過來，向大蝦說是去哥打丁宜的。大蝦陪上笑臉，點頭還怕來不及。他轉過身去開車門，再轉過頭來，她們已被三哥拉了過去。

「大蝦，搶食世界，要眼明手快！……」三哥說着，看也不看他一眼。

大蝦的脾氣算修養到家，只是沉着臉無笑容。這也難怪三哥。有錢的時候，三哥總拉他

到海鮮樓去大吃大喝，每次都是三哥請。其實三哥這份工，扣了自己外，還要養活父母妻兒呢！他幹司機這一份薪水，養自己都難，何況要養活這麼多人口。

「三哥，你的錢怎樣弄來的？」

「大蝦，不是三哥說你，出來混，不可太老實。」

「我也不見得老實，以前還跟私會黨開過片呢！」

「我不是指這個，我是說出來混要圓滑點。」

「我不會。」

「慢慢你就會的。」

三哥並沒有爲他指點迷津。大蝦也沒追問下去，他的脾氣就是這樣，用一個「懶」字來形容最恰當不過。若他肯追根究底，全力以赴，他是可以發達的。他想。可是發達也並不見得快樂。別以爲金錢多一尺，快樂就隨之躍進一尺；金錢多一碼，幸福就多增一碼。

「大蝦，還差幾個？」三哥走了過來，滿頭大汗。

「差兩個。」大蝦說。

「我那邊還差一個，見鬼。」

「耐心等下吧，最後一車了。」

「唉，汽油一起價，搭客就像發瘟似的，鬼影也難見幾個！」

「超級的四塊六毛三，普通的四塊三毛八，柴油一塊八，煤氣、火水又……」大蝦像背算術課題般，長拉短嘆的背出來。

剛從油站轉出來時，大蝦就滿肚子氣了，平時打十塊錢油，油針還會起得馬馬虎虎像樣；如今十塊錢放了下去，再乘以二，油針卻像癱瘓似的，欲起不起。

「再來十塊。」他見打油小姐還沒走開，一肚子牢騷的說。

「我早就預測到了，所以專等你再喊。」打油小姐一臉笑容可掬。

大蝦頓時爲之語塞，有苦說不出來。沉默了一陣子，才溜出一句話：

「幾時來上工的？」

「四天前。」

「能告訴我，妳的尊姓芳名嗎？」

「姓何。」

「必問。」他幫她接了下去。一臉無可奈何狀。

她把罩着草帽的長髮往後一拋，笑了起來，淺淺的酒渦，披肩的秀髮，他有點着迷。

罷了。出了油站，大蝦甚麼都忘了，腦海裏似乎只有些鬼魅的影子。顧客。青燈。紅燈。油價。車輛。一幢幢密碼碼的高樓大廈。

老烏都，三哥及其他的德士佬，還是在烈陽底下，揮着大汗，邊喊邊不休地高談闊論。

「甚麼都起價了，德士收費也該起的。」

「其實也是的，小便宜不收錢到五分及一角，現在又有些在吊價，收二角呢！」

「我們若起，樣樣都跟着起的。」

「難道我們不起，樣樣就會跟着不起嗎？」

「都是油害死人！嘿，石油時代！……」

大蝦趁着三哥及老烏都一群德士佬高談闊論興起的時候，拉了兩個顧客，湊足了人數，便開車打後路多轉個圈，溜出街邊去了。

呵……，新山，新山。……

他嘆了口氣。

車廂內是沉寂的，鴉雀無聲，只聽到雨水打在車頂上的聲音。有時無聲比有聲更叫人覺得煩悶不堪起來，偏偏就在那一刻煩悶不堪的沉寂中，忽然驚聲四起，他耳根傳來了陣陣恐懼的歇斯低里怪叫聲。他很清醒，掙扎控制着。

他疑慮着想將緊踏着煞車器的右腳鬆開，讓車子以高速沖過這灘油漬，可是右腳卻又猶疑不決的緊踏了下去，只留下雙手仍在牢控着駕駛盤，而緊隨而來的凌亂，就若電光閃空般驟快得叫他無法想像。後輪已向左邊滑了過去，他拼命地將駕駛盤轉向右邊，那一陣長長的煞車——，響徹了整條空蕩的街，車子向右邊轉了一個圈，跟着轟然一聲巨響，向右邊的山坡翻滾了下去。

大蝦還很清醒，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只是全部的景象若倒轉的電視般傾倒了轉來。他不能動彈，右腳被脫拔的車門拋了出來，而緊緊地被車身壓住。

……只是四輪朝天，無傷亡。大蝦彷彿靈魂已經脫竅地吁了口氣，搭客都像怕付車錢

似的，爬了出來，改搭巴士。

正當他感到沮喪不堪之極，一個少年從山坡上爬下來。少年把他腳下的泥土挖開，幫助他將右腳移出來。

「請問——你的名字？」大蝦問。聲音有點顫抖。

「算了。」

「你真好。」

少年無語，披着一身泥濘及濕淋淋的軀體，扶着他爬上了山坡，自己就離去了。時間已過了四時卅分。

天氣已沒那麼酷熱了，大蝦仍是一身大汗。從新山到嗎咭路口這段路，只不過六、七里罷了，卻要拖上整半個小時。遠遠望去，整條路排滿了七彩方盒子般的蝸牛。

見鬼！大熱天排長龍。

呵，新山，新山……

車子越過了烏魯地南，大蝦吁了口氣，一路向哥打丁宜直奔過去。一大片一大片像畫景般的油棕園與膠樹，迅速地進入眼眶，又迅速地掠過；那一股清新的綠意，像水銀一般，瀉了滿山滿地。剛翻土，播上油棕芽種的大幅山丘，像蛇腰一起一伏，在眼前擴展。夕陽落至山頭輝映起一片紅霞瀾光。

驀然，一輛黑褐色配上白邊的德士，以高速越過了它。正是三哥。

「大蝦，快點啦，我還要跑多一車呢！」三哥高扯着喉嚨說。

「算了，我跑最後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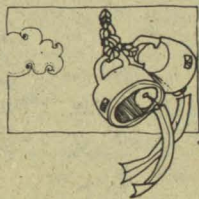
三哥賺錢爲的是奉養家中那七口吃的溫飽、居的安寧。而自己呢，無家一身輕，只要兩餐溫飽就好了。

進入了哥打丁宜，他在德士站停了下來，忽然轉頭向搭客說：「起價了，兩塊半。」

「昨天才兩塊錢。」搭客抗議說。

「今天才起的。」大蝦沒好氣。

他向巴士站直駛過去，衝出了人潮，頭也不回一眼。悠閒的左手向收音機制一按，是許冠傑的粵腔。



李有成譯：『比較文學』

李有成赴台多年，這本英國亨利·基弗（Henry Gifford）教授的『比較文學』中譯是他第二本書（第一本是詩集『鳥及其他』，檳城：犀牛出版社，七〇年）。這是一本跨越比較文學法國派與美國派執爭的比較文學論著，正如譯者序中所說：「全書的主要關懷雖然是英國文學，但作者並不因為英國文學深厚龐大的傳統而感到自滿，反而處處提醒英國作家和批評家，不妨也虛心向其他國家的文學傳統求取靈感。」這本書的對象是比較文學學生，作者希望讀者能培養出詩人「那種想像的勇氣」與感性，他也指出歐洲文明之尊稀，「但很可能也已接近尾聲了」，而「將世界文化調整到新階段的時候已經到了。」他在書中數次指出中國文學可供借鏡的地方。這本書也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了翻譯的難題與比較文學在大學的研究問題，並附錄一個「一年制碩士班比較文學課程概略」。（台北：成文出版社，成文叢刊9，比較文學叢書5，一九八〇年四月，卅二開，正文一一一頁，有原序與譯序、附錄，無定價）

川草詩集：『晨之誕生』

誠如溫任平在這本詩集序中說：「川草的詩平實明朗是沒有問題的，他如能在委婉曲折這方面多下些工夫，當可期大成。」川草寫詩寫散文，近年嘗試寫小說，這本詩集是他第一本書，收錄作者近期詩作二十首，除了溫任平的序外，附有舒靈評析他的『草之誕生』一詩短文。（霹靂安順：天狼星出版社，天狼星叢刊5，大馬福聯會、雪福建會館資助叢書，一九八〇年十月，卅二開，五十八頁，馬幣一元五角。郵購處：Chin Boon Lit 19, Jalan 19/12,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吳維涼等著：『三叔公的故事』

這本書收入十一篇小說，是威省客青主辦的全國短篇小說比賽得獎作品集，入選作者有吳維涼、川草、落葉、陸永光、潘友來、林燕何等人。每篇作品之後附有評委簡評。（檳城：棕櫚出版社，棕櫚文叢1，一九八〇年八月，卅二開，一七一頁，馬幣三元）

落葉：『落葉散文集』

落葉寫散文，把感情化為文字，有時濃點，有時淡些，歲歲月歲流過去，這本書的六十九篇散文就成為那些水流花謝時光的「紀念」。這是作者的第一本書。（檳城：棕櫚出版社，棕櫚文叢2，一九八〇年十月，卅二開，一七六頁，有自序，馬幣三元）

宋子衡小說『冷場』獲文化協會小說獎

蕉風小說作者宋子衡再次獲得馬華文化協會頒發的年度小說獎。他的得獎作品為『冷場』，刊於蕉風月刊第三二〇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號）的「宋子衡小說專題」。

*編輯室

任教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波蘭詩人米活斯認為詩的特長之一，是對這世界事物的肯定，而非強烈否定。在酒世皆是冷酷現狀與黑暗之聲中，詩人肯定了人類真純的溫情與善良，以詩來對抗黑暗，也因而贏得了八〇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瑞典皇家學院認為米活斯是個名符其實的流放詩人，他的詩描繪了善惡衝突的力量，反映出人類被逐出經書上所述樂園後的處境。

本期小說，諸多新秀之作，我們期待他們的進步。新名字與好作品一樣，是編者讀者快樂的源泉。我們相信每個時候都有生力軍初試啼聲，如果編者沒有及時加以鼓勵，使他們的熱情因挫折而窒息，錯就不在作者，而在編者了，我們認為新人作品容或失諸不夠成熟洗練，但他們的潛力不容忽視。

寫上面這些文字時，已屆歲末，難免有感言要說。去年與過去許多年一樣，真正能留下作品的，是一群在默默摸索的作者，文壇表面上忽熱忽冷的淺俗活動與他們扯不上關連。這些作者，如洪泉、王每夫，他們無疑是兩顆新慧星，雖然在蕉風以外他們幾乎是全然陌生的名字。在更多時光流過之後，讀者當會清楚看到他們的優秀表現。小說是艱難的事業，我們謹希望他們更上層樓。

蕉風文叢*歡迎郵購

歷來評說陶潛詩作的文字雖繁，但郝毅民這本書卻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論析。作者專業精神分析，熟讀佛洛依德學說，現以之論析陶詩，像兩塊東方與西方的美玉並置，而發出一道絢麗的新光彩。香港『明報月刊』說：「郝毅民先生以心理分析談陶淵明，別開生面，而絕無以洋標籤細中國貨之一般通病。他用語行文，又極雋逸，而所論又發人深幽之思。」喜愛陶詩的讀者讀罷當能進一步悟窺陶淵明永恒的心靈。（每冊連郵馬幣三元）

劉放是詩人，也是社會學博士，他的雜文兼有詩人的敏銳觀察與社會學者的科學研究心得，諷世勸世兩者皆備，有獨白也有傳統，有機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遠。『流放集』收入他多年來發表在蕉風學報的專欄文字與雜文，寫作時間從「流放」海外到任教南大，可謂一個詩人直面社會的思路歷程。好讀雜文者讀畢此書當會不亦痛哉快哉。（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黑
小黑小說集

流放集
劉放雜文集

陶詩新析
郝毅民論述集

誰說我們沒有小說？誰說我們沒有用心寫小說的人？小黑默默地寫了十多年的短篇小說，已樹立了他個人獨特的面貌與風格，更重要的是，他寫的是道道地地的現代馬華文學。『黑』是他的第一本短篇結集。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突破傳統與現代的重圍脫穎而出。（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蕉風月刊訂閱單

訂閱期數	地址	姓名
從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中文
		英文

訂閱本刊辦法

- 本刊半年（六期）訂費馬幣六年，一年（十二期）十二元。
- 馬、星、汶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郵費另計。
- 爲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Money Order 或 Postal Order，或劃線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訂閱單（可自製）逕寄：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BULANAN CHAO FOON

\$1.00 senaskah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Aj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373733, 3380696-7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481806

Ipoh Book C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Dicetak oleh: Percetakan Pustaka Jaya
8, Jalan 213, Petaling Jaya.